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誤 男霖圻覆較

元符三年庚辰

公年六十五是年正月大赦天下九日哲宗崩年二十

氏爲元符皇后章惇爲山陵使二月立王氏爲皇后章惇封申國公韓忠彥  
門下侍郎黃履尚書右丞四月韓忠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門  
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敘復元祐臣寮范純仁劉奉世呂希純王觀  
吳安詩韓川唐義問並分司呂希哲希績呂陶鄭佑並官觀蘇軾轍劉安世  
徙廉岳衡等州王古楊畏王欽臣范純禮純粹晁補之張耒劉唐老並與知  
州差遣黃隱黃庭堅賈易王同並與監當差遣鄭俠任便居住詔求直言用  
鄒浩陳瓘任伯雨龔夬張廷堅陳祐爲臺諫官瑾自上書論國是命取編類  
臣僚章疏入內焚之監司分部決獄應元符二年已前官通召悉蠲之鹿敏  
求等應詔上書遷秩皇長子生大赦天下五月復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斥  
郝隨劉友端等任伯雨陳瓘龔夬交論蔡卞姦惡罪浮於惇逐去之從韓忠  
彥言元祐臣僚生者蒙恩宜甄死者詔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  
防劉摯韓維梁燾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  
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文仲武仲姚勔盛陶趙鼎孫覺杜純朱光  
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凡生前官爵致仕遺表恩澤皆追還之獨華夷  
比舊猶降一官特許歸葬錄其子孫陳瓘力攻二惇二蔡論起同文館獄正  
罪貶邢恕均州安懷寨序辰除名放歸七月丙寅朔皇太后歸政赦天下正

月一日記養黃中

本集記養黃中云元符三年歲庚辰正月戊辰朔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

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者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氣過子又欲以此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於海南安得此慶耶

而納戊合三辰為四土而中氣備矣七日聞黃河已復北流公言始驗作詩

書海南墨

本集書海南墨云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何遠春浩紀聞云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墨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

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十二日天門冬酒熟

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作詩十五日憶戊寅元夜過出獨守舍事念過與婦皆

簪翠作和韻詩飲黎威家五色雀集於庭舉酒祝之記事

本集書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為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

珍禽不隨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

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祝之汝若為余來者當再集也已

而果并作詩則同查註編新居詩前合註從誤今以記敘皆及早潦事改編

於此餘過和五色雀詩徒尊卑有定分眾色敢亂朱與公作新年禮禮陋桃

符南遷不見鵬屢集升平烏翩然自靈物豈惟眷庭梧年來翟公門寂寞誰  
與娛瓜田豈故侯環堵真前儒雖知非天窮峻阻始切膚海南夷僚窟安得  
此異雖似爲三足使仙子儻見呼定知隱凡人啖焉非昔吾不願宴西瑤東  
華返舊都詩過和詩北歸之兆已見氣機動矣神雀再集似非無因而至  
者今據武定公詩爲寄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  
元符三年正月作立不墜門戶千萬畱意其大者遠者勿徇一  
至之哀致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某者  
此非詩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二月題過所畫枯木竹石諸  
寺王明軍塵錄云宣和中蘇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  
言者同一小儒至傳旨宣召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  
惟不設頂上以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  
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  
侍莫知其數弗敢仰視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烟  
霧寒不可忍俛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  
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揮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  
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醕酒一鐘賜資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登小  
輿而出亦不知經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十一日記劉攽戲王安石語本集書  
復如癡也此叔黨執事附載於此  
戲介甫云王介甫多思而喜鑿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言解  
釋之是以其學多說嘗與劉貢父食輟筋而問曰孔子不徹蘆食何也貢父  
曰本草生蘆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徹蘆  
食將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

學實大類此庚辰二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怪吾作安期生詩雖有

恩吾食薑多矣因并貢父言記之以為後世君子一笑

海上如瓜瓞可聞不可達句似非海外作也安期生事跡在廣州蒲澗公已

至蒲澗題二詩有不向安期覓瓜句廣州已屬海上不必渡海始云海上

且瓊南無安期生故蹟也施註原編此詩瓊儋道中查註合註皆仍其舊一

無引證考樂城集和韻送渡海詩有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句與乘桴浮

海並用乃取以作收煞耳非於海外實有所指也今以詩與敘乃詠古之

作必非道中所為若改置蒲澗亦以詩無游跡或恐有誤以詠古無處不可

作也故附於海及答海上翁詩二十日黎子雲來見記唐允從論青苗語本

外之卷末云記唐允從論青苗云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

日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

答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

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

欲齊之平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

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

耶紀年錄是年二月二公聞哲宗遺制成服公是時不敢作挽詞故於

十日書唐村老人言類孔文舉癡絕還同顧長庚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又自註云

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竊窺公意緣無以著其悲痛故特見於此耳曰才

疏曰癡絕曰泣血曰七年道其君臣之義已盡此即哲宗挽詞也王施註皆

不知論此查註因殿西廊之自註而考延和殿之沿革合註又考七年出入

之分合及供奉之來歷於詩旨終屬闕如今為之摘載於此庶幾公之心也

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追懷宮師

之遺意和陶淵明郭主簿詩紀年錄是年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和淵明

戊寅合註仍之今寄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

從紀年錄改編寄范冲書想一一寶秘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

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取作莫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

請苦痛之極此中百事遠不及雷然百憂所集亦強自遣也

劉沔編錄公

詩文二十卷以正報書本集與劉沔書云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

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為瘖默人而

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擬拾編綴

畧無遺者覽之慚汗可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

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者

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剗形去智而不可得

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

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萬延之渡海來

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思恩不宣

游公誨以作文法公誨以作文法事詳本卷贈龜冠題下查註聞何述傳

上賓書旁本集書誘云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

與子固同日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

其語以問蜀人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  
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爾蓋上賓也吾平生遺口語無數蓋生時與  
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閒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  
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  
虛語

**二十一**日姜唐佐辭公還書柳宗元二詩贈別本集書別姜君云元符  
己卯閏九月復書

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  
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自遣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爾二十一日書復書

**聯句以勉其行**樂城集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詩敘云予兄子瞻謫居儋耳  
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

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  
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

詩者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  
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

**二十二**日書柳宗元牛賦并為

**跋以遺道贊使告瓊人戒殺**本集書柳子厚牛賦後云嶺外俗皆恬殺牛而  
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

不順為機相向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  
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

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聞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  
為却藥禁固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

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燦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賢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朱子題跋牛賦云東坡此紙似是臨本紹熙庚戌晦翁審定（附錄）李端叔嘗謂公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又謂公書乃其子邁所作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皆有過人處由是論之當日出之蘇氏者已難辨別况又益以習偽者乎大率瓊南手跡宣和間皆不踴而走至朱子時已閱九十餘年故審定四月得秦觀書本集與尤難也以紀年錄考之跋於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書云近累得書教海外孤老志節朽敗何意復接平生欽友伏閣妙跡凜凜有生意幸甚幸甚（附錄）少游自處州徙郴州又編管橫州其自橫徙雷據宋史載元符元年九月雷儋近便年半不通一問此必無之事也大率少訪王游以是年三四月始到雷其前非史傳闕畧即有待質之事未成行也言王公甫與地廣記云王公輔儋州人俗呼王六翁蘇軾折彥質雅重之一日舉公車酒賀折曰夜來占天象公當內召矣未幾果公輔年一百三歲卒（附錄）建炎戊申己酉間至是已閱三十年矣至黎子雲家追中遇雨假笠履而行輿地廣記云黎子雲兄弟貧而好學所居多林木竹蘇軾嘗造訪或為笠履圖作贊張端義費耳錄云東坡在黎子雲家一日遇雨借笠履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贊人所笑也大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過楊道士息軒作詩（附錄）此詩王註施註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十五



日作五君子說

本集五君子說云齊魯趙魏桑者衣被天下蠶既登簇繅者而絲亦翹繼既畢蛹亦煮熟如啖蜚蜚變中之液味兼鹽蠅投以刺瓜蘆脂以爲齋脂久而助醢醢亦幾半天下吾久居南荒每念此味今日復見一洛

州人與論蒸餅之美漿水粟米餅之快若復加以關中不拓則公所作書傳此五君子者真可相與處至老死也元符三年四月十五日

成題易書傳論語說

本集題書易傳論語說云孔壁汲冢竹簡科斗皆漆書其妙意所以不陸者特以人傳人爾大哉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吾作易書傳論語說亦猶備矣嗚呼又何以多爲

請老書則成李彥威來見贈詩五月葛延之親製龜冠以獻遂辭公還作龜於此時也

冠詩贈別

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葛立方韻語陽秋及梁溪漫志詩話總龜諸書收入續採詩中延之乃立方三從兄也今改編入集以

上劉沔何述王公輔黎子雲各條及補編楊道士息軒葛延之龜冠二詩皆無年月可考故附載於內遷之前云

爲父求傳答書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孫行者至得書承孝履如宜閨宅侍安感慰之極所論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

負心事未死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端想蒙矜察公謂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璽几儻遂北轅平未問千萬節哀自重

曰吾嘗告汝決不爲海外人今當寫吾平生所作賦以卜之

清曲舊聞云東坡在僊耳謂子

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條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為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吳復古再渡海報公內遷本集與秦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吳子野自五月事會布拜右僕射乃十月事子野所述乃傳聞之詞耳公追復乃五月事會布拜右僕射乃十月事子野所述乃傳聞之詞耳出子

由循州所贈諸什以示公樂城集循州雨中招吳子野先生詩云柴門不出煎蜜餉桃康又答吳子野和二絕云三間澗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

我秋來氣如火此間何事得安康憤從李叟游都市久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嘯一生番恨與愁康自註云子野昔與為和二詩并贈真一酒歌

李士寧縱游京師與藍喬同寓會魯公家甚久為和二詩并贈真一酒歌

欣然有歸白鶴峯意和陶淵明始經曲阿詩至是和陶集成集其總目與詩

多寡互異與子由詩敘之數尤矛盾且公既以和陶別為一集而歸去來辭亦繫集後不入全集則查註補編之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亦必繫之集

後考王註和陶類此二詩並在其中是施註以其題複刪去明矣邵註刪歸去來辭之外共一百二十二首翁註考施註邵註詩數之分合及歸去來辭

有無並未註明孰為得失又其所考詩數與查註所考詩數不符蓋其詩分合互異故其數亦多寡不同也今皆置弗論至查註所編和陶諸詩之外增

入和劉柴桑東方一士二首又集歸去來字十首自云共一百三十三首歸去來辭不與合註從誤以考查所編詩數歸去來辭不與當云一百三十四

宋之公詩集主集此卷四十三

首故也詩所編和陶詩一百二十二首又補入和劉柴桑東方士二首實  
共一百二十四首凡此皆公和陶集之作不得以施編查補論今自揚州  
至儋州丁丑冬杪止如子由詩敘之數共編一百九首又自戊寅起至是年  
庚辰止共編一十五首總計仍一百二十四首也其餘歸去來辭改載入案  
集歸去來字詩又嘗以淵明歸去來辭字集為詩計得十篇因號曰歸去來  
集字並以繫焉合註云金石粹編東坡集歸去來六首行書石刻一命駕二  
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據此則非嶺海所作但又缺四首豈後續為之併作  
十首耶歸去來六首石刻向屢見之雖精采全失而規模尚在信公熙豐間一  
路手蹟考元豐四年辛酉公在齊安次年築雪堂蓋義夫來游公約淵明歸  
去來語為峭過詞又作小楷一本寄朱康叔自謂字字皆非創入由此觀之  
公致力於斯文甚久此六首為黃州作信不謬矣又據晚香堂石刻有小楷  
書三種其一曰歸去來詞後書詞署款曰軾其二曰予喜淵明歸去來詞因  
集字為十詩後書詩署款曰子瞻其三曰取歸去來詞稍歸隱括以就聲律  
釋束之暇扣筑而歌不亦樂乎後書詞及右調峭過四字署款曰東坡居士  
以上三種皆一氣書下雖傳樵不一而行次精整丰神猶有存者亦出公手  
無疑但其後又有大字總款曰久不作小楷今日忽書一紙於長興舟中元  
祐四年八月六日東坡居士此則不可信矣公以是年六月杪再過湖州作  
後六客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本集杭州任劉狀具在公未嘗再出也石刻  
本往往增損移易小變原樣以炫已本不同翻刻既多無從辨其涇渭又有  
從他處鉤取年月題跋以實之者今此刻年月既不足信則此四首即未能

定爲元祐以前作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續補遺移編於此考王註本獨和陶未嘗分類此十詩已附其中尚存公之遺意是則海外事也今用其例仍以此十撰志林一書未成至是撤業開公志林未成今志林傳本雜取本詩終之撰志林一書未成至是撤業集題記益以他事不知出自誰手也

秦觀報公徙廉鄰里皆集許珏願載以往遂定石排渡海作秦觀書本集與

書云前所聞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後亦須得半月乃行自此徑乘蛋船至徐聞出路不知猶及一見否示論二范之賢不惟喜公得婿小范且以慶吾友夢得之有子爲不死也言之淚下不已令子想大成曾寄所作來否文潛无咎得消耗否魯直云宣義監鄂酒廉州若得安居取小于一房來終焉可也生如暫寓亦何所擇果行衝冒慎重時秦少游已放還故未有果行衝冒語夢得即范祖禹小范乃其次子元長之弟也少游至是始道其婚姻之故其到雷不久審矣其子湛極有文名自是秦范相合後中官梁師成好結納元祐子弟秦湛范温遂爲座上尊客此則非蘇元老風節可比殊負公勲拳誨望之意矣然蔡卞用王安石日錄改竄實錄以朱墨本納禁中藏跡朝士已無由知若非師成見而相告使之竊出錄本流傳則金難之後圖籍皆北宋幾無信史以示後世是又

告下仍以瓊州別駕廉州安置不得簽書不可謂非此曹功也并記於此

公事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使命遠臨初聞喪膽詔詞温厚亟返驚魂拜望闕廷喜溢顏面否極泰遇雖物理之常然昔棄今收宜罪餘之敢望伏膺知幸揮涕無從伏念臣頃以狂愚遠遭譴責荷先帝之厚德寬蕭律之重誅投彼遐荒幸逃鼎鑊風波萬里歎衰病以何堪烟瘴四年賴喘

息之猶在憐之者謂之已甚。蟻之者恨其太輕。考圖經止曰海隅間風土疑非人世。食有并日。衣無禦冬。淒涼百端。顛覆萬狀。恍若醉夢。已無意於生還。豈謂優容許承恩而近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由天縱。道本生知。凡有嘉謀出於睿斷。憫臣以孤忠援寡察。臣以衆忌獲愆。濯於淤泥。已有遭逢之便。擴開雲日。復觀於變之時。言豈淪心。報期碎首。謝宋史元符三年四月丁酉朔丁巳詔范純仁等復宮觀蘇軾等徙內郡居住。乃四月二十一日命也。

**閻子由已徙岳州作適書**  
本集與秦太虛書云。今有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表云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微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歷。恩貸深廣。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具舟前往。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又復官宮觀。謝表云。臣昨於循州準告授臣。漢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準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說者謂公以三赦得宮觀。子由以兩赦得宮觀。此其輕重不同也。如此時。公即徙子由。必自梧州走桂管至岳。則兩公可相候於道中。無如公先徙。廉子由即至梧。不能越境相見。故自滇陽上溯韶州。至韶。當由郴走長沙。赴岳。爲近。大率避洞庭之險。乃度嶺由章貢出九江。抵武昌。而後命已至。當先公一月。聞命。殆公八月徙。承而子由已歸。許有此波折。自此無見面之日矣。以後與秦觀期於徐聞。託吳令部夫遞角場以俟。作不及兼敘子由事故。載於此。

**與秦觀期於徐聞託吳令部夫遞角場以俟作**  
本集與秦太虛書云。某已得移廉之命。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蛋船多不堪。而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爾待之。約此。

月二十五六間方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場但相風難克日爾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來遞角場相等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遣人去報也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

**歸泉** 泉人許九船乃泉商許珏所駛船謂非此船不可自僱耳出口吳君乃徐聞令改託其雇夫也

**以烟蘿子吳志會要歸姜唐佐爲書誌別**

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

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因見二車畧道下想兒子治裝元甚不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書從公於僑者與程秀才書中有江君與秦太虛書中有吳君唐君與姜唐佐書中有車氏兄弟此五人者獨不得掛以船書仍由海運寄遞使訪尋鄭嘉名案中而吳君則徐聞令也并記於此

**會歸**

內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

**囑之**

必不敢墜志林未成見此書中

**公念屠僮三載飲鹹食腥陵暴**

**霧而得以生還皆神所相作**

**峻靈王廟碑西嚮而辭** 本集峻靈王廟碑云古

有寶周有琬琰大王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於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嶢然若巨人冠帽

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將膊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僊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爾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鄠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邵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枝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象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小大道遙遠鰥龍鵠鵠安居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銘碑瞻然照無窮

**又念赴廉不能越境往弔祖禹作范冲書**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

海外粗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隔幽顯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惟昆仲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台浦不

**六月往別符黎諸生留詩以示民表**  
此詩諸本不載惟外集有之查註從詩話總龜收入續探詩中本集無黎民表疑即黎微之字詳味

此詩信為公作特改編入集并賦僊耳詩意深長也凡去黃僊皆於其地有用表僊人數年依託之情

顧戀意若子由則恩忙一走而已兩公胸襟才識往往不同公且有三月不違之意時一見於言外此尤子由所不及也魏了翁云蘇子始終進德之敘人或未盡知其知言乎

公將發不及待許珪船遂罷石排之渡改計出陸

附錄凡四州過雷者必由

瓊山出口以其地渡船所集凡風色早晚遲速皆有一定故也雷瓊人號此路爲福海其他處不渡審矣公欲自儋放渡者用許九貿易船也今仍不免歸總路其船未歸可知且用許九船則自儋而南者多海道三百里而後截渡與其多此一險不若直跨廉江也向以今之營制關隘合考古之邊防圖籍事皆一轍凡高雷廉瓊所在皆貨船口岸無路不可達然只宜漳泉惠潮及其土人爲之而非士夫偶然一適者所能從也公自此一改計至明年六月而止將不儋人爭致餽遺沿途送別皆謝却之遂與過吳復古行附錄公可勝計矣儋人爭致餽遺沿途送別皆謝却之遂與過吳復古行附錄公之說似不果以到瓊論其行在中甸也儋人餽送詳去廉條下

蓄儋犬曰烏獒甚猛亦隨往抵澄邁道經長

橋烏獒而濟路人皆驚戲作詩過趙夢得家見其子荆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記趙夢得事云

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調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宰耶附錄元符庚辰至紹興末凡六十三年荆登科已六十數歲是公見之時荆始生也又計至乾道九年爲縣與益公相值時荆已在七十四歲之外故調欽倅即卒然益公兩記其事語中不及其老何也

宿澄邁驛題通



潮閣詩赴瓊山道經三山菴訪惟德吸泉遂止於菴中惟德求泉名公名曰

惠通十七日作惠通泉記本集瓊州惠通泉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

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

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吳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畝試之

僧獨指其一日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菴菴

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菴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為之名名之曰

惠通元符三年重過雙泉則瓊人已覆亭其上矣陸承議求泉上之亭名與

詩公名曰洞酌亭作詩本集洞酌亭詩敘云庚辰歲六月十七日姜唐佐來

見約吳復古與唐佐會食作詩查註本約吳遠游與姜君弼喫薑饅頭詩云

與繆漢喫送與麻田吳遠游此代簡之作諸本不載查註據外集海南

作收入續探卷中今考此二人在僊未嘗相值乃公過瓊州事特載於案以

證遠游之過姜唐佐家書張巡顏真卿事台註詩話總龜云余游僊耳見黎

同行也蘇公平曰然無茶好吟詩嘗杖而至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面書滿紙余案

讀之

醉黑微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啗商穿齟齬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本集與姜唐佐書云別來數辱問訊且喜起居佳勝堂上烹慶甚慰所望也

語案本集載有張顏聯句又以書考之唐佐信有母者是總龜之說不誣也

爲補公二十日登舟是夜渡海沙門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海外之文中朝

之軼事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

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况斯文

乎洪覺範以其詩文鳴於紹聖元符之間每從黃魯直復聞公之緒論

又與陳瓘瑩中厚善此浮屠中獨樹一幟者也據此說公夢奠後士夫爲之

編集者不一而足而海外詩文已搜羅倍至不自呂宋王趙諸人始也所恨

當日別本無一傳者覺範所見海外之帙既云編集所無即應錄存原文又

不知摘敘事由以論而僅以譬喻了之此種技能只可施之二王書跋而於

公文則卑之不足重其云篤好乃知非好真龍也姑載於此俾後之人或於

殘編斷簡之詩有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句其寄意也遠矣

中有所遇焉詩有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句其寄意也遠矣

此聯以人我爲柱明包紹元七載事凡此等句註家皆不當附會典實以讀

者聞註其詩旨反爲所晦故也如王施註所引皆不合查註與瀛奎律髓紛

辯紹聖六月十一日之去元符六月二十日之歸又證其到儋日之誤據二

十一日止遞角場定伏波廟祀事碑而銘之

本集伏波將軍廟碑云漢有兩

伏波邠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

旋復爲夷邠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

十餘城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

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於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

一髮耳。艘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使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四州之人。以徐開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賦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復還。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荅神者。乃碑而銘之。銘曰。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雷。州府志李綱伏波廟碑陰記云。故翰林學士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伏波將軍廟碑。迄今逾三十年。未克建立。綱以罪謫官萬州。行次海濱。默禱於神。倘得生還。當書蘇公所作之碑。刻石廟中。以荅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既得吉夜。半乘潮南渡。翼日次瓊。管恬無驚。愛後三日。蒙恩聽還。以十二月十六日舉帆。不一時達岸。乃知神之威靈。昭著如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委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綱建炎元年丁未五月。康王立。以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五月至行。在八月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綱經畧草創。用張所傳亮置司。兩河援諸郡忠義以固中原。討平淮南。襄漢羣盜。悉修破敗。粗有成謀。而有得心。學之姦人。張浚者。方詭事黃潛善。汪伯彥。遇事掣綱肘。浚又相與密謀。論綱罪。誅陳東而逐李綱。綱由是貶居萬綱。既去。盡反其規畫。致兩河盡陷。而淮浙大亂。賊臣繼起。綱刻碑之歲。正苗劉廢立時也。金人素畏綱。復不赦綱罪。以嬖金。金無所憚。遂長驅入用。康王張俊爲嚮導。凡淮南兩浙地在處蹂躪。平江一郡無辜。爲周望送死者至七十餘萬人。使綱在位。金人敢爾哉。自後槍浚並用。浚屢喪師辱國。於外檜獨盜柄肆毒於中。浚以承制之餘財。招徠坐談。客樹聲望。以

愚門人後學而悉舉其錙重誦檜外內交據於是李綱岳飛之志卒不得伸而宋不可為矣夫以元符之三年建炎之三年皆安危反掌之時如兩公者乃一在徐聞撰碑一在海康刻碑而其用人行政是非顛倒敗壞若此縱天不厭宋其亦末如之何矣

**吳令部夫已集遂達徐**  
**聞與秦觀歐陽元老會**  
雷厚善者也考見後案與元老書條下  
**知范冲在雷**

**久待復回化辦行計雷書乞傳公以事狀不詳屬親詳錄**  
本集與范元老書云到雷後所雷書

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其滯雷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復一慟几廷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因危多畏故爾此老謬之罪方此炎暑萬里扶護

哀苦勞艱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  
**抵雷州張君俞出款**  
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雷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錄

**言鄭嘉會為使者摺撫罷去方游豈管出所致書**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雷見張君俞獲公手書累幅

欣慰之極又書云某見張君俞乃始知公中間亦為小人所摺撫令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諱辨也而卿貳等亦爾耶進退有命豈此輩所能制公奇偉必

不經懷也  
**二十五日公將發秦觀出自挽詞一篇相質公以觀齊死**  
君俞即雷守也

**生丁物我不足為怪遂行**  
本集書秦太虛挽詞後云庚辰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別於海康意色自得與平日不少異但自

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齋死生了物我戲作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三日卒於光化亭上  
**開少游已有詔放還是年**

夏熱甚大約以七月去雷故人月前在廉也公門下國學士惟少游訣別於此黃魯直徙戎州時已起監鄂州稅不赴往游眉山張文潛先已起為黃倅時方移知兗州晁无咎本監信州酒稅時已召還吳復古亦別去開禧合浦遷吏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皆不復與公見矣舟行記不及吳子野則道出興廉村淨行院連日大雨宿院中作詩查註云合浦縣有是時去矣廉郡邑志均無此條如合浦遇大水公已到廉何必航海此不問而知其誤也海康至合浦陸行七百餘里本屬僻徑內惟鄉民樵牧者出沒其中及兩州吏胥文檄所經耳故書無所考向者懷丞權雷歸審窮詰之懷云興廉村在雷州城西四十五里淨行寺猶存自村至廉皆陸不聞其地有河出海口也自後雷廉有更胥至復屢問之其說畧同且云自興廉村往廉前五百里距海甚遠並無河港可通望見海岸即到廉矣由是推之公乃退回覓路雷之口岸不一今無官寨之名故無乘小舟至官寨水暴漲橋梁盡壞不由知其詳其自雷州出海必無誤矣

可前復乘海船出口並海而行晦日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呼過則鼾睡不應乃撫易書論語本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必濟也七月舟抵白石始出陸酌酒相勞作合浦舟行記本集書合浦舟行云予自海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蜺舟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

疎星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在傍軒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歎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

**四日至廉州貶所**

施註云七月四日至廉

**張仲修出見**

也前註不知今補

**款於清樂軒五日定居**

此指至廉必不暫寓行館其寄跡蕭寺又可知矣然解裝無地有司何以爲情乃讀公臨去清樂軒

題壁語屢覆之而喻其旨蓋是日逾勞於廉卽留榻其中乃張仲修善處之道也由是成例約兩月間又復屢宿於此公不欲沒其意故臨去有此題也

仲修竟託是以聞鄭嘉會已離豈管爲之惘然

本集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傳矣餘詳後條

欲求問從者所

**歐陽閻款門請交既見則梅堯臣門人也方爲石康令**

合浦縣志

云常樂縣南漢置宋太祖廢以其地置石康縣在郡治東北三十里明成化七年并入合浦允知府林錦請也今爲石康墟

**歡然道故出**

**堯臣所贈詩草求題公跋其後**

本集書梅聖俞贈歐陽閻詩後云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

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棲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

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

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尙少一歲鬚髮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

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附錄查註引困學記聞晦夫爲石康令名開以本集作閤爲謠何以知本集必誦此僅可耐見也梅聖俞卒於嘉祐五年庚子至是元符庚辰已本集荔枝廉州龍眼質味可敵荔枝作詩并作荔枝龍眼說龍眼說云

四十年足矣閤越人高荔枝而下龍眼吾爲許之荔枝如食蟪蛄大蟪蛄所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蟪蛄嚙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開口爽厭飽之餘則啞味之味石蟪蛄有時勝蟪蛄也戲書此紙爲飲流一笑十一日合浦官舍觀張田與妹仁壽夫人書作跋

本集跋云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真珠香藥極有亦有閑錢但忝市舶使不欲効前人自汙爾有唐三百年惟宋璟盧奐李朝隱治廣以廉潔稱吾宋無閤焉方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思仰之吾妹賢而知理必喜閤也潔廉哲人之細事也而古今邊患常生於貪守邊得廉吏則夷夏人安豈細事哉張說作宋璟遺愛碑其文曰崑崙寶今四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書曰不寶遺物則遠人格蓋致遠莫若廉使張公久於帥廣如四海之物皆可致也嗚呼元符三年七月十一日黃庭堅題跋云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教並守邊則國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宋史張田字公載澶州人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外城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既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舊臨政以清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體

醫廣東通志同但史本譌欽賢堂為欽賢堂今更正公此跋與後一跋皆作於合浦官舍以魯直之說考之則此書藏於公載之孫公得見當亦其孫求跋是其時合再作錢易書跋本集跋希白書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浦為張令矣再作錢易書跋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購閣帖誤矣此逸少一卷為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歸歸太宗閣帖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惟宰執例賜一冊至真仁朝皆如故事後不復賜矣故北宋士大夫皆無閣帖其間有得之者出於宰執子孫也然被賜之家屢有重刊者行世當時性以格墨為別其後真本燒去即不可得矣當集此帖時多有借摹於收藏家者棄取亦不盡當如米徹之徒猶聞一遇之其內府所藏墨蹟歐陽永叔劉原父往往以為可笑故宋之名家皆不取此帖近人不察其故每購得一冊率自謂為淳歐陽閣出觀茅菴橫琴圖并惠琴枕並化真本凡藏弄此等皆裝鋪席也

有詩八月間道自昆陵度嶺將達惠州關隘是時迨在道中公蘇佛兒來見

記合浦老人語本集記合浦老人語云予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自言少齋居修行無妻子與論生理事頗有所知佛兒嘗賣藥於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

肉予言勿作此念衆生難感易流老人甚喜曰如是東坡居士云

愈閣黎精舍觀留壁詩和韻告下遷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宋濂集跋乳泉賦後云是年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

使量移永州聞命在中秋前詳後條

進上謝表本集謝表云海上海上囚拘分安死所天邊溪



汗詔許生還伏念臣生而愚朴少也艱勤言則招尤動常速禍顧已於時  
語使人費力保全仁宗之朝早得名神考之朝終見賞謂宜飭躬自省去惡  
莫爲而乃肆言元祐之朝放意太平之際凡獲不虞之譽宜任非常之舉過  
既暴聞衆知不赦先皇帝明罰勅法使萬里以思愆今天子發政施仁無一  
夫之失所凡在名籍舉賜洗滌俾離一海之中復至五嶺之外拜天恩之優  
厚知聖化之密庸挈是破家航以一羣蛟鰐潛底風濤不驚遂齊編戶之民  
不爲異域之鬼視借飛走施謝乾坤天日彌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  
高徒馳心於魏闕鄉關入望期歸骨於眉山鄭嘉會寄詩至答書本集與鄭  
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  
足道也某畱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柅下水歷容藤至梧與  
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追亦至惠矣并諭邁追般擊會於蒼梧歐陽閔  
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

**遺接羅琴枕二事謝詩二十四日張仲修爲會畱宿清樂軒中題壁**  
本集題

樂軒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夫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  
辰八月二十四日題此文乃張仲修畱公宿於官舍者三次故云爾也  
仲修其人作贈別詩歐陽閔餽謝却之本集與歐陽晦夫書云仁人之餽  
槩可見矣

贍遺受之則若饗養然所以一路皆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衆謹  
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子然一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作瓶笙詩聞巢谷爲蠻隸困死憂葬新州公  
身歸也

大慟爲書告楊濟甫使資其子蒙以來至永當更資之俾迎喪歸

樂城集巢谷傳云予

慙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僂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不可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晉陽之難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韓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尙何以發之問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巢谷至新州病亡官爲槨葬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

端

陸惟忠巢谷皆從公黃州至元祐間未嘗通問又復以

公故並死粵中獨得兩公誌傳何其榮也詳閱此傳子由作於哲宗尙在之時以是扣限考之谷以己卯正月在梅至循復畱月餘過邇又當稍畱其至廣州當在春夏之交告緝在夏而困死則秋子由知而作傳已冬春間矣新甚遠其身後事子由無由知故傳弗及公大約到雷始尋求其故而得其實狀已在遷永之時故召蒙至永也眉中路費亦公與之者其所使人卽楊濟甫可知又傳有而行其志四字

二十九日公與過行

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

日離

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男霖圻覆較

謂案元符三年庚辰

是年九月任伯雨與夫交論章惇蔡京罪伯雨言惇疏

權論蔡京交通近習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請速出之權坐逐京出知永興軍遷延不赴陳次升龔夫交論其惡奪京職提舉洞霄宮韓忠彥向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曾布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十一月詔改明年元安壽知樞密院事黃履罷范純禮尚書右丞張廷堅乞還陳瓘以協士論不聽又乞召用蘇軾蘇轍上問安所受遂忤旨累貶通判陳州瓘向太后簾聽半載其朝局粗可觀者以忠彥為后所信而曾布陽附之未嘗掣肘也故是時布亦薦一二端士以為掩覆而伯雨輩不并布攻去之此失計之大者也明年向后崩布漸不可制忠彥謀復召蔡京以禦之於是兩敗而京獨專政九月六日至鬱林和王守詩七日聞秦觀凶問遂行抵白州遇陸齋郎知觀在藤傷暑卒於光化亭上公大慟作歐陽元老書

本集與歐陽元老書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

與兒子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畱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因問畱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畱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

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自梧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  
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  
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謂范  
承務即元長蓋已授承務郎也歐陽元老本集不再見屢復此書乃寄與上  
游者始悟元老長官即海康令蓋少游在雷相與十日過容南聞范冲經此  
厚善公亦過雷議之少游方從彼至故報其死也  
**瘧痢專使往約會於蒼梧**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  
護哀痛且須勉強開解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甚  
狠狠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畱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畱以待惠  
州人至同拆賀江也  
速遣此人奉書不護游都嶠山遇道士邵彥肅從公行發藤州江上夜起對  
**月贈彥肅詩至藤州光化亭則范冲載觀喪去久矣**  
輿地廣記云秦觀坐黨  
藤州華光亭與客道夢中詩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蘇軾泣曰少游不  
幸死道路世豈復有斯人乎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  
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  
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謂少游  
以八月十二日卒約計范元長得耗復來載之以去不出旬餘之事距公之  
至已越兩旬宜其不可追也光化亭宋史亦作華光亭今從本集其論少游  
語亦在前載與元老書中今  
摘錄於此以當少游挽詞  
**徐疇出款握手道故并見其子端常邀游東山**

淨金堂作詩

有次韻

公倅杭時徐疇爲仁和令斜川集

并題江月樓榜

興地廣記云江

月樓在藤縣

送鮮于都曹歸蜀作詩十七日抵梧州范冲既去適追亦未至

治蘇子瞻題

廉惠相距甚遠公以中秋前閣命令邁迫挈家至梧而欲於九月中旬相值是尙少一月程也公性不耐遠下廣然失計之甚矣斯時賀江既涸卽

應潮昭州跨桂管既至而告身已下卽自承順流至黃暫頓雪堂以須邁追之至則歸許歸常水陸直捷年前皆辦今有此改計遂至兩年敵暑與江海

之薰染皆鬱積於舟中此其所以不支也若其後已至儀真又欲溯淮泗出陸至許此尤計之左者矣

會賀江水涸舟闕不可

赴湖外遂改計由五羊度嶺

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永州人來辱書比謂至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沂賀江已而水乾無舟遂作

番禺之行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其爲異代之寶也徒有僕輩何

用言之痛恨何及某卽度廣嶺欲徑歸許舍弟處必遂一見見仲

遷少游轉以去見此書中此書作於英州道中故有歸許之約今錄載於此

二十日書榜嚴義贈別邵彥肅

本集書贈邵道士云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

并作送還都嶠詩遂發梧州二十四日

過康州游三洲嚴題名

石刻云東坡居士自海南還來游武陵弓允明夫東坡幼子過叔黨同至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又

義出榜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

年九月二十日書贈邵嶠邵道士

李綱書玉乳巖三大字尙存開元三州巖從江岸平絕拔起陡數十丈四無  
聯屬若掛榜於虛空者詰以嘉慶元年夏日過德慶峽嘗往辭焉入其中廊  
廡樓閣無算不備且有石級天成如梯可婉轉循壁而升其上至頂路絕遙  
望空處相距數丈有小樓樓中石壁一幅尤平綠滑下有洞成形絕似女子  
望於樓上猶以美人圖去畫而存紙模也因命之曰姮娥影出後巖則綠芙  
蓉千花百萼層巖而上翠色可餐傍有祖無擇小楷書二行題識極精因命  
之曰芙蓉城皆記以詩李綱三字在前巖口乃其謫悟過此所題綱之才足  
平金龍字非其所長也巖中唐宋題刻複沓而列者凡百數十處半爲乳石  
侵蝕或在幽暗多隱約不可辨其刻於巖頂者自下仰觀又目謂之爲乳石  
力所不及也公題識在壁康州乃康王封地南渡後陞德慶州治在仁金系  
書本集題自作字云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朱景  
文公自名其書鐵線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游三洲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適道兄詩云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  
巖回舟中書將至廣州過作詩寄適道兄詩云人皆有離別我別不忍道惟  
應付夢幻事已共一笑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相望一葉舟目斷飛鴻杳  
仲兄陽羨來萬里踰煙嶠未溫白鶴席已饒羅浮曉江邊空忍淚我亦肝腸  
繞崎嶇七年中雲海同浩渺豈知羌村曉驚拜杜陵老干戈雖事異歡喜動  
夷僚山川舊悽慘雲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風不堪掃過此詩前與  
邁別於金陵故曰憶昔與伯別秦淮匯秋潦蓋是年閏四月公以六月九日  
薦同安君於金陵清涼寺二十五日至當塗過與邁別去之時已在立秋之  
後是以有匯秋潦之詞也迨方自宜興至惠州故云仲兄陽羨來未溫白鶴  
席謂迨甫至白鶴新居席尙未溫也原刻本作憶昔與仲別伯兄陽羨來謂

今為更正蓋邁以丁丑至惠時僅四年而詩乃統計七年之離別前後截清也此惟諸能發之他人無由臻此境也

**用過韻寄邁追詩**

**程懷立**查註謂邁在惠州追在程懷立專使來迎作書

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嶺

常州者誤時迨已至惠州也

**程懷立**專使來迎作書

海濶絕不謂生還復得

專奉慰幸之極比日履茲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遂伏謁以盡區區不

宣

也程懷立嘗見公於

**抵廣州程懷立孫馨王進叔皆出款**

舉常平施註已載

黃州時為轉運使

王進叔公稱為部刺史查註嶺南監司也時程懷立亦為監司故公有又枉

使旌之語以與谷旅殯託進叔懷立者蓋此二人將按臨新州故也此三司

中惟馨為宮師門人最為知舊故其餞送獨遠然公之借舟不謀於馨而假

諸懷立者是懷立為轉運使而進叔為提刑使也又懷立時兼廣州經畧使

在三司中獨為地主故前後款餞於淨慧寺

皆懷立主其事餘分詳六榕寺蕭世範條下

**十月公感疾累日程懷立餽藥**

**復來見**本集與程懷立書云昨日辱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歎深矣屬飲

佳勝旦夕告邁追簞符籙及家累皆至重聚於羊城追言

壽欽已化去本集與錢濟明書云恨定慧欽老早世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

壞者乃當緣及錢世雄廖正一廢黜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呂溫卿為浙西

厄而愈勝也



片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  
蓋參寥本名晏溫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駭之信然竟刑之歸俗編管  
充州未幾溫卿為孫傑鼎臣發其贓出雄所致書木集與錢濟明書云得  
溫卿獄人以為其人者人必反舊之出世雄所致書木集與錢濟明書云得  
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敬可賀也

錢濟明廖明器二微皆不詳呂和卿乃惠卿之弟也疾愈孫馨鮑燒羊答

書本集與孫叔靜書云局手教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詣見也  
燒羊珍惠下逮童孺矣

有燒羊之事以是前後截限而中間適追般挈已到翌日報謁程懷立邀同  
故燒羊徧及幼孫也公未至適已離惠又可見矣

會淨慧寺海舶賈胡以珠金犀為之貨叢委於市地大物夥號稱富饒又其  
風俗事佛尤謹仁祠之盛列剎相望然未有所謂宰塔者今上即位之元

郡人前鳳翔贊鶴主簿林修慨然以為此獨闕如則何以極佛土之莊嚴而  
為邦人植福之地乃與同郡信士王衢種歸沙門道琮始謀重建塔於淨慧

精舍凡三易地而後決焉林君好善喜施首出家資巨萬以創之比工之興  
地基廣狹既已定矣一夕夢神人告使廣之眾從其說遂廣其基以為四十

五尺據地得古井九環列基外適與度合中央復獲巨鼎中藏三劍一鏡鉛  
瑩如新是日郡官州人雲集來觀咸謂至誠感通歎未曾有遂鳩工疊甃以

為八觚九層度高二百七十尺龕藏賢劫千佛洎旃檀五百應真像下墜佛  
牙舍利現以珍寶紺宇翬飛丹檻離立輪奐之盛金碧照空對嚴獻殿繚以

迴廊瑋麗稱是然後觀者起敬真福德聚可以住持佛法鞏固皇圖為東南

塔廟之冠矣紹聖四年六月三日工徒告竣爰書興建之由俾刻諸石用示  
方來秋七月朔立石皇叔勅賜進士出身右武衛大將軍持節康州諸軍事  
康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伯戶食實封七伯戶叔  
益撰并書公在元祐中有和叔益畫馬詩此碑舊者既仆而前明重刻  
者亦損特為詳載憩於六榕之下為題六榕二字榜後遂名六榕寺六榕寺在

今園入駐防中前明嘉萬間累有興修輒新此榜是以致壞榜懸寺門刻凸  
字朱質金文猶前明之舊二字皆大尺有咫精采雖稍失較惠州新壞三榜  
猶勝後有眉山軾題并書六字亦凸僅存字形而已寺誌謂公憩此六榕之  
下因為題字榜於山門邦人為建瀾灑軒於榕陰間存公遺蹟後明洪武六  
年建永豐倉毀寺殿廡僅存塔殿遺僧愈堅重建佛廬改寺門為東向其榕  
與軒遂不可考矣誌又謂公以紹聖元年過此題榜則據叔益碑此寺建  
於元祐元年至紹聖四年六月工竣其南遷不至可知遠紹聖四年四月徒  
僑過廣則朝命嚴迫僅與王敏仲一面而行而寺工亦未竣又必無游題之  
事明矣考本集元符三年十月公在廣州蓋程懷立以轉運使攝守事延公  
於淨慧寺廚傳為會三司並集因徜徉竟日并題此榜其後懷立又約錢別  
於此公報云來約淨慧無緣重詣以是知公到寺止一次且在款接之初其  
題此榜乃十月上旬中事也茲既論定命兒子霖折手摹此榜并為題六榕  
記一通載公來去廣州及到寺歲月勒石納諸寺壁俾僧守之以從孫瞻得  
示後人至此寺輿中僉曰六榕寺相沿已久無復有知淨慧者矣從孫瞻得

李之儀書并和覽兄弟與之儀唱和

寺開題詩有景得故人書句此即李端

情可謝康袖所業來謁公大稱賞錄往年宿瓜步夢中小絕示之

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一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纂外集歸梅南卷中

誤合註雖指為北歸作亦不能定時謝民師為廣州推官又據斜川集次韻

謝民師詩有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十六日赴王進叔會縱觀所

昨句亦廣州相遇作也今改編於此考見後條

藏翰墨作王太尉峽中詩刻跋本集書王公峽中詩刻後云賦蜀人往來古

日冥蒙奄鴛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暮思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

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亦甲白鹽灘瀟湘黃牛之狀凜然

在人目中矣十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本集跋咸通湖州刺史牒云唐人

月十六日獻書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本集跋咸通湖州刺史牒云唐人

時待詔所不及况州鎮書史石延年詩筆跋本集書石曼卿詩筆後云范女

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

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實為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

物同歸不見曼卿憶今如生希世之人死為神明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為神

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

元符三年十蕭世範借和孫寶韻為贈答詩附蕭世範乃廣倅也集中有

月十六日書蕭世範借和孫寶韻為贈答詩附蕭世範乃廣倅也集中有

述已罷去也宋法凡節錄負復會於孫寶官舍書四喜事為贈本集書贈孫

闕皆轉運使兼攝見朝辭狀

於叔靜處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記警所蓄諸葛筆本集書孫叔靜諸葛筆云  
荷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久在海外舊所蓄筆皆腐  
敗至用鷄毛筆拒手憚劣如魏元忠所謂窮窮相驢脚格輕

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祖藉耶常和道人墨集  
書孫叔靜常和墨云孫叔靜用劍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

室閒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惟朱觀及此

耳觀九鄭嘉會書至欲相從溪山閒答書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

華人汪洋更一赦或許歸農則帶月之鋤可以對秉也本意專欲歸蜀不知能遂

此計否蜀若不歸即以杭州為佳朱邑有言子孫奉祀我不如桐鄉之民不

肖亦云然外物不可必當更臨時隨宜但不即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

溪山閒想是真誠之願永到渠成亦不須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

謂此書乃鄭靖老來問近狀及歸宿之事故所二十三日前孫警過王進

答如此時靖老似尚在粵西自後不復可知矣

叔出觀所蓄琴書記論琴本集書王進叔所蓄琴云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

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蚶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

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同

觀題徐熙杏趙昌四季花譜詩祖堂來省東莞資福寺羅漢閣成作記本集

東莞縣資福寺羅漢閣記云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

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

案

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觀陸羅刹鬼國呼號神天  
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  
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  
禪寺有老比丘邱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  
堂如物在衡損益錄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  
室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滿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  
冠南越東坡居士見閣隨喜而說偈言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  
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夜明三  
下冀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俛日星海波不搖撼無滯天風徐來龍流鈴一洗  
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此文全本楞嚴亦寓此意然楞嚴重滯  
無此文之輕脫也其前有二導師一段文繁不載東莞縣資福寺今猶存海  
幢老衲有侍者時過韻山堂問學亦有年矣一日來告別且求贈言問故則  
東莞人士請主資福故錫拂往也因告之曰汝往開堂勿似二導師也今即  
以汝家常住語爲贈又告以公在惠日祖堂求古舍利以犀帶易與之并以  
古玉璧爲薦有資福寺舍利塔銘此記在後作於廣州又道遇交安國使蒙  
閣榜乃封交廣師朱行中寄祖堂者以上刻諸物或有存者卽具告我及其  
報至則此閣窮無故址惟公舊刻重過天慶觀訪何德順觀所作衆妙堂飲  
存五十字餘無有知其事者矣

於東軒作詩十一月公將行念巢谷旅殞無託或致毀露乃以告王進叔會

程懷立使其子至餽菜膳河涼藤復作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令子重

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

珍惠菜膳增感作也河涼藤已領衰疾有可恃矣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名穀後改名谷曾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有風義年七十餘矣聞某誦海南徒步萬里相勞問至新州病亡官為棄葬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象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象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聞其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怒其不幸田巡檢至新時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為修治其殯常戒主者謹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沒矣公若不往新則告一言於晉叔尤幸亦會想此恐忘之爾死罪死罪謝子由作傳在前故及其死而止此皆後事也凡史家但知抄襲城集失採此文於公之義未當殊失體裁本案前已摘載數語於廉茲不畧去者特以正史家之陋也

**老皆至聚語舟中**  
通老即惠州海會禪師也  
**程懷立問公未發復約重游**

**淨慧寺不赴**  
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感慰之極早來緣重詣臨紙惋悵此書乃公已至淨慧寺確證即題六榕榜根**翌日作**

**謝舉廉書**  
本集與謝民師書云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爾象不鄙棄贈以瑰偉藏之巾笥永以為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

**千風不止遂行**  
**孫鑒其子舉舟來追復同舟前進作李之儀書**  
本集與李萬

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終不一答非獨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煩知友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此日計赴相昌

眷聚各安健某移永州過五峯徑度大庾至吉出陸去長沙至永荷叔靜諸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靜舉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留題施註因此書遂有東坡居惠州叔靜極意與周旋語戲過來去海南四載查註合註從誤今已改正抵金利山餞別張福寺乃南本集與孫叔靜書云更勤從者遠至金利令子巡司公云叔靜相送數十里又云遠至金利爲合考之金利即崇福寺也蓋西北二江自三水合流而下入南海境轉而之東過廣州城至南海神廟合東流直出扶胥經虎門入海者其大局也其自三水下不能盡東必先分消輒由此南出甘竹儺諸處由虎門諸口入海者不可枚舉故其地江路甚雜水鄉山村處處盤折南海境當二江之下注而再下爲順新香諸邑此周繞千里間其地如滿盤蒸子而盤則水也雖魚鹽酒米蠶桑蕉荔極富而蛾子亦由是出沒不常難捕易竄詰經游其中者三十載又凡交游朝天徒遠例出餞數十里外嘉慶辛未壬申泰松館相檄巡緝北江自南海上泝曲江皆所專責又從韶敏入搜英清連界盤互巖谷故上則叢山下則雜水凡營制村堡此穿彼插千餘里內節寸理清坐可默數也茲以後二題論如不餞崇福寺卽非道所經歷故公耳檣山下月夜登鑑空閣和黃明達詩廣州府志確然知其必不誤矣

在金利山內有鑑空閣今圯本集鑑空閣和黃秀才詩云我登鑑空閣缺月正淒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勾愈慙此乃使者去後月上復入而秀才亦出也當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卽公發廣州日之夜也時距長至僅數日後有據如以靈峯山石刻論當爲十月二十五六日之缺月但恐四更山吐月未

必僧敲月下門也秀才即過靈峯山題詩寶陀寺壁詩寺有妙高夢今存

黃明達名洞公有與洞書題元符三年十月今觀此石信出公手但已摹刻多次必非元時重刻者石

長二尺橫一尺五寸凡書五行前四行為詩一行七字二三行皆八字四行

五字而空其下五行僅元符三年十月六字而下無餘地較詩字為大年字

施筆甚長十月二字擠迫一處氣不聯屬如為當時原幅應小其年月蓋有

餘以署名印今了無餘地而十月兩字擠迫入之其前後復無詩題標刻此乃

舊有詩題及署款全行後人以其磨勒乃割取其可刻者就字鑿為小幅其

所題之十一月則去一字而尤不可容刪跡顯見皆非一幅五行信手書下

之情形也若謂過於未至廣州前當作九月過於去廣之後已與冬至相近

必為十一月也又寺在舍利山西北二十里公次早謝孫馨書本集與孫叔

即到以是知叔靜送數十里必出此途餘詳後條謝孫馨書本集與孫叔

治下辱容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從者遠至自惟衰朽何

以獲此比數日來思渴不已長至後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謝孫馨書

九月則下年長至以十一月十二日為準其盈縮時與刻不出前後兩日間

孟子謂可坐致者此也元符二年閏九月則三年長至必以十一月十二日

為準公此書已迫長至而與叔靜別僅數日其發廣州餞別在十一月初五

六日復何逃乎且自廣至清遠三百四十里五日必達公以十四日前至已

行七八日若據石刻以合前論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本集與謝民師推官

又多行十餘日此必無之事也抵清遠峽答謝舉廉書本集與謝民師推官

序問訊慰慰深矣賦受性剛簡學迂材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

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卷四十四

七

案



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畧如  
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  
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疑若不文是  
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  
也而況能使之妙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達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  
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  
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  
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  
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  
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  
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賈賤也紛紛多言豈能  
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今日已至峽山寺少雨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

十四日至寶林寺作禪月盡羅漢鐘本集阿羅漢贊題云自海南歸過清遠

漢第一賓度羅跋囉尊者第二迦諾迦代跋尊者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  
尊者第四蘇頻陀尊者第五諾矩羅尊者第六跋陀羅尊者第七迦理迦尊  
者第八代闍羅弗多尊者第九戒博迦尊者第十半託迦尊者第十一羅怛  
羅尊者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第十三因揭陀尊者第十四代那婆斯尊者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第十七慶友尊者第十八賓  
頭盧尊者紀年錄云十月十四日過清遠寶林寺頌禪月羅漢贊以上各  
贊文繁不錄

十五日吳復古何德順曇顓祖堂通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

馬追餞至清遠峽廣慶寺

此條本年譜所載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之所介也林

復古忽感疾公問以後事笑不答瞑焉而化為經紀其喪以文

告訣哭而祭之

本集祭吳子野文云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

求希急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

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

我獨何為感歎欷歔發瀆陽峽孫藝謝舉廉各致近報得旨覆朝奉郎提舉

一酌告訣逝舟東飛

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遂罷湖外之行作上謝表

本集謝表云臣

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

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

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縉紳伏念臣才不逮人

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妄尤禽

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為真頑遠茲起廢之初倍費

案

堅素守深

案

念往往

案

承請告勅遂渡嶺過賴歸陽羨或歸賴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又與謝民

案

師普云蒙錄近報若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道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

案

陽羨民師還朝授任或相近得見又幸矣索范祖禹事狀致秦觀與作范冲書本集與范元長書云某忽有玉局之

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云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蹟編次

著撰相見日以見授也處度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為急漂流江海未

能赴救已為慙負有銀五兩為少游齋僧託送與處度也開闢此傳馮祖仁

不成乃元長自誤自此不復問矣處度乃少游之子秦湛也自曲江專使來迎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蒙示長牋榮然果幅光采下燭

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開關寸進更二十日方至至英州何智甫方成石橋

曲江首當詣宇下乏人寫大狀手拙簡畧不次

求公往觀作何公橋詩何蓮春渚紀聞云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

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謹種以五

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為利誘盡歸

諸賈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

餘也開闢梁譚皆巨擘也此詩本集入銘類何蓮亦云石橋銘施註以為詩

編南遷作查註既引洪容齋三筆而仍置南遷謂存施氏之舊觀持兩端洪

說與詩意甚合其為北歸作確無疑也邵補註刪此未為無見然據洪說當

時以為詩者不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開闢公翰林學士任內奏

獨施也今改編始與鄭俠見於英州和俠所贈詩開闢公翰林學士任內奏

註謂東坡南遷始識介夫誤甚俠自英州放還乃元祐元年事越九年至紹

聖元年公始南遷又越四年至元符元年俠再竄英公在僊久矣何由相識

今刪去此註  
駁正於此  
明老曹溪專使來迎答書  
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衰病復過  
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專

明老自曹溪專使來迎答書

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衰病復過  
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專

使惠手書何慰如之旦夕離英但作程懷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去德彌日思渴縈懷江路無阻于英

立書本集與程懷立書云去德彌日思渴縈懷江路無阻至英

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關備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轉復隨緣不煩思念也萬萬爲國自重不宣

宣統三年此書獨致懷立是舟爲懷立所借其爲漕使可

知而王進叔之爲憲  
使亦由是分情矣  
公方冀行役會朱  
朋至輟徒御數十  
人使節級梁立林

公方艱行役會朱月三輟徒御數十八使節級梁立林

總以佐公行遂發英州本集與外行中書云遺漕滋久向往蘇承旂馬已至卽欲走謁又書云滇陽一見大慰宿昔恩遽就別

本集與朱行中書云遺淵滋久向往從勤承旂駟已  
至卽欲走謁又書云滇陽一見大慰宿昔恩遽就別

恨惻可知特辱專使手書具審下車以來台俯靡朋交書云願家人蒙輶僦  
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請案朱服字行中元豐間已爲御史劾意

博覽知潤泉安寧屬壽詩州詩刻衛崇上加集賢屬他掛曰屬行屬行三丘  
公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其前與公游無考若因此一

李公實陳公鑑自韶州集使來迎慰馳仰江路灘涇寸進而已更半

李公寅陳公經自韶州車使來迎

慰馳仰江路灘聲寸進而已更坐

李公寅韶倅陳公密曲江令公密且言蒙里出陸先游溪爲俱答書

公密具言自蒙里出隨先游曹溪爲俱答書

書當如所教謂樂欲至南華必陳子報其父原書失載此後書也

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颺霧稍習蛙蛇自疑

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癰霧稍習蛙蛇自疑

本僖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况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月曲江道中記舟中作字

本集書舟中作字云將至曲江船上灘歌側撐者

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舟達蒙里陳公密差白直兜乘擔索皆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集本集與陳公密書云差借白直兜乘擔索一一仰煩神明孤旅獲濟荷德集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晚方達蒙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畱半月即造宇

下開此書陳公密乃曲江令也七日公欲赴曹溪會馮祖仁來迎遂罷行同抵韶州狄咸

李公寅陳公密延入行館爲會八日作馮祖仁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昨日夜不能造門早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至簡想惟孝祖仁餽羊邊酒壺

思難堪奈何奈何祖仁書云節展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

答書本集與馮祖仁書云節展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

經紀其喪俾何道士載之以歸又須畱二三日始行是發於十七八日之間

也時馮祖仁以書來迎而答云更二十日方至曲江其後在英與李亮工書

云更半月乃可造謁此乃自清遠畱仁又已除去數日而自發清遠計至曲

江仍當約以二十日之限則英州畱泊有餘而舟抵曲江尙在十二月上旬

也考與祖仁二書乃同日所作公以到之次日欲報謁而祖仁已走松嶺及其餽食而公有薦先之語一則曰至節再則曰節辰是此日為臘祭之日故云爾也然古之所謂臘者月日紛如般演何益惟當以通俗論考東京夢華錄凡臘日之事皆載於十二月八日之下此宋以十二月一日為臘而以八日為節之確據由此推之公以七日到曲江而祖仁餽和狄咸所贈詩夜夢遺在八日以合清遠嶼之程期正在二十日之間也

蘇堅示以南華賜物有感九江送別之事忽得書堅已在南華待數日感歎不已先寄以詩馮祖仁為會出觀其父通直遺草及鶴鹿馬三畫求詩跋并

約從游金山

各事並詳後條

得錢世雄書知廖正一復官參寥落髮錄寄

舊和守欽詩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得來書乃知明畧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喜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因見參寥復服恨

定慧欽老早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服為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焚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明可為寫於舊居

亦掛劍徐君之墓也飲詩極佳契順又不為陳公密作子石硯銘本集子石

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者也

公密自採石崑下獲黃明剖之得紫硯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卯生與李公寅黃胞白絡孕此黝賴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界夫子端其家庭

山祖仁若無事可潘衡復來見邁追過鐘符衡衡皆隨往過月華寺為題梁

能同到彼開行否潘衡復來見邁追過鐘符衡衡皆隨往過月華寺為題梁

周密齊東野語云子瞻北歸過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乞題梁欣然援筆

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敘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官

同歸淨土有性至南華寺與蘇堅明老共會於談妙齋中乃選日集眾名香

無性齊成佛道至南華寺與蘇堅明老共會於談妙齋中乃選日集眾名香

結界懺於南能塔院為飯僧設浴之會作南華寺功德疏本集南華寺功德

成都府玉局觀蘇軾先於紹聖之初請往惠州過南華寺上謁六祖哲覺大

鑑禪師而後行又謫過海南遇赦放還今蒙恩受前件官再過祖師塔下全

家瞻禮飯僧設浴以致感恩念咎之意為願我集福之因具疏如後伏以竊

流嶺海前後七年契濶死生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

常倍他人今茲北還粗有生望伏願示大慈愍出苦光明憐幼穉之何辜除

其疾恙念餘年之無幾賜以安閒賦敢不自求本心永離諸障期成道果以

報佛恩張端義費耳集云韶州南華寺有黃葉庵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唐

之丁酉年後彭帥為經界適有會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乃東

坡飯僧疏文二十九日生曰過作詩翠匪虎真同子在陳四海澄清待今日

碑俱不存矣五湖光輔屬何人從來令尹元無愜意獨原生不病貧天欲斯民躋仁壽卧

龍寧許久謀身未試凌雲白日仙此盤固已速郵傳陰功何止千人活法眼

要求一大緣枕上軒裳真昨夢腹中黎粟是歸田他時漢殿觀遺鼎猶記會

陳柏寢年詩郵傳何下自註云公在海南四方傳有白日上升事又詩有

七年歸田諸句乃元符三年生日詩也吳長元亦公以茗果奠重辯塔為記

引公過嶺詩七年來往我何堪句為證今載於此

**逸事**本集南華長老重辯逸事云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

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

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

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

服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

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馮祖仁請跋其父通直詩集**

書馮祖仁父詩後云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閒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

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直陽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

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煥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

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蘇堅設楊談妙齋為作名**本集談妙齋銘云南華老翁端

峽啓行此乃十二

月之謠今已改正

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

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就知東坡非問非答

**追和沈遼贈**

**南華韻夜觀傳燈錄作口占詩憶權開封府推日李公寅父為赤令暇日論**

**內外丹出成丹相示欬已并載道舊感歎公寅因勸公卜居龍舒**本集次韻

直詩自註云僕昔為開封幕先公為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丹示僕

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游南華宿山水閒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案



舒西數日薦潘衡造寺園

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潘生果作園否如成寄一

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今在錢塘竟以子瞻故告墨價數倍於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僅上下也歸何適所記海南墨則夢得此條多不足信蘇堅以其子庠疾不克偕遂還今姑摘其近是者存之以用歸結潘衡也

韶州陳公密出素娥佐酒為賦鵲天詞

本集鵲天詞絃云陳公密出待

人飲盡因為賦此詞云笑撚紅牙彈翠翹揚州十里最妖嬈夜來綺席親會見撮得精神滴滴嬌嬌後眼舞時腰劉郎幾度欲魂消明朝酒醒如何處腸斷雲間和李公實詩王註予仁云先生與李惟熙帖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紫玉簫和

云與第二首合惟熙疑即李通直也李通直即李公實字亮工以通直郎為館倅此李通直二詩與後亮工舊隱圖詩皆作與一人者也本集無與李惟熙帖查註附會王註率稱本集非是今考本集菱矢桃杏說云今日見提舉陳貽叔云舒州有醫人李惟熙者為人情妙善論物理又與章援書云

舒州李惟熙丹服之皆生胎髮然卒為癰疽大患戒之戒之本集所載李惟熙止此且顯然又一人也王註所引帖似出公手或公過舒時惟熙來見因與此帖亦或有之然以之附會李通直則謬甚查註既於此詩之三李句引揮塵錄之龍眠三李亮工伯時元中又從王註作李惟熙觀持兩端合註從

誤今皆刪去

檢讀程天侔舊寄詩草題付過善藏之

本集書程全父詩後云

駁正於此

天侔者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謫之中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汗罪之乃書以屬過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侔字全父之確證合註於年譜下疑其子儒之字為天侔誤迨自惠至

廣天侔父子當不止通問而本集竟無所考今頗有此文以歸結之也

威著夢晉蘆腹羹餉公作詩馮祖仁以嚴硯法醃蔬果為餽作齋

眾以嚴硯法醃蔬珍果等為餽已捧領公將行陳公密以其祖隱居書求

題為作跋本集跋陳隱居書云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

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為人也書法備於正書盜而為馮祖仁復以

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審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其父通直遺草求題為題明月湖詩

有真陽馮氏語故以置英州而不知祖仁還李公實以其兄公麟畫求題作

詔且有如許事也查註合註並從誤今改編

舊隱宅圖詩狄咸燕集於九成臺上求題已弗及復為書止馮祖仁金山之

龍示四僞事忙只選一個張集相種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福却著神衣歸  
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此僞在本集僞類公不以詩論也施註列遺詩  
中查註改編入集合註仍之題并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某以促裝登  
各小異今據本集改載入案舟兀甚作書極草草龍示四僞可謂  
奇特聊答四句類大笑也石刻已領狄威陳公密餞送於相江亭  
威威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本集與李亮工書云近別起  
韶州府城東公以李公寅行部先出題書為別居佳勝旌施之遺想已新歲  
宋時餞別處伏冀尊重以迎多膺臨行允迫不宜  
伏冀尊重以迎多膺臨行允迫不宜遂發韶州  
開此書乃公並未在韶度歲確證請紀年錄均無此說皆云正  
月五日至南安以公題石鐘山記月日為據白英至韶不及二百里公當日  
已行十餘日中間無可停泊也自韶至南雄二百數十里膠淺尤倍於下今  
緊行必五日料理度嶺必二日公當日能以三日到乎查氏親經此道乃據  
九成臺銘為斷誤甚況公挈家度嶺更需滯也計曹溪至韶肩輿五十里公  
大約以二十一日歸二十四五日即行且時惠河魚以疲以近詩寄朱服作  
於人事始行前途尚欲面調一二日故必約以旬餘也  
本集與朱行中書云承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  
寂獨一觴一詠亦不能忘陋句數首題書堂與詩  
錄呈以為一笑持知照不深責也此詩查註謂梧州曲  
有北出湘水百餘步句而始安志有湘灘同源南為灘水北則湘川之說因  
編梧州乃全未考志文也始安之軌為靈渠素將史藤所鑿其北流入嶺內

者為湘水自全州至永州合瀟水為瀟湘入洞庭其南流出嶺外者為潯水  
自興安下合桂林昭州陽朔各水凡千數百里至梧即梧之書堂嶼豈能連  
湖南之湘水哉曲江原名相江南雄道中公河魚未止留調度歲馮祖仁專  
亦名湘江今改編於此為近是

### 使追送答書

本集與馮祖仁書云辱賤教累幅文義榮然禮義兼重非老朽  
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為光寵幸甚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

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極瞻繫也歲暮更惟節哀自重此書作答  
於道中故有益遠二句作於除夕之前故云歲暮皆不在韶度歲之證

### 彭臨賀啓

本集答彭賀州啓云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灑掃真祠拜賜散  
人之號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敬聞名於

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倚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  
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為好歸燕彭賀州未詳公初自蒼梧赴永擬  
由賀江行當必與之有舊矣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十四

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譏男霖圻覆較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公年六十六是年正月壬戌朔有赤氣起東北彌亘西南中含白氣將散復有黑氣在傍

左正言任伯雨以為邊境竊發之禍詔建火星觀禳之伯雨言當修德以弭災二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燭地是年遼與女真構釁未幾楊劉死其子阿骨打立十二日范純仁薨十三日皇太后向氏崩以曾布為山陵使趙挺之為御史中丞建議紹述復政元祐舊臣五月辛酉朔大雨雹六月范純禮罷東都事畧云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紹聖初除監察御史章惇專權擅命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宦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不早逐之悔將安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及為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開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諡為文正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乞剖棺鞭尸是豈士君子之所為哉會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之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合力排之董敦逸再為御史復欲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敦逸乃言安民主元祐黨請監鹽酒務蔡京用人黨籍卒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元符三年除右正言遷右司諫言林希於紹聖初崇書命草呂大防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

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而希愈躁不平尚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又言元祐人材誠爲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又言臣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赦還卒龔夬字彥和瀛州人也徽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實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遽之黨事興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爲樞密院編修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卽位庭堅入諫垣議論忠鯁上疏曰近世之論孝者必曰法紹復神考然後爲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異時法亦隨變而欲纖悉紹復神考則法弊不便於民民怨則辱先烈可謂孝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不爲無補於國請盡復司馬光贈官以悅人心又奏竊聞士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引用私黨蔽隔賢俊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乞用蘇軾蘇轍忤旨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鼎州徙復以星變赦還里卒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建中靖國元年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同治放欠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者公望以謂上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曰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爲得人已而上疏曰哲宗固孝於神考矣紹述之論牢不可破故民力困竭國用匱迫天下爲之騷然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材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寬逐之後彫疏零落所餘無幾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

當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逾此言其如  
皇天后土何蔡京用事公望與任伯雨等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赦得歸而  
卒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元日日食王安石專政致五朝之烈掃地無遺  
宋以寢衰越三十有四載至是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元日赤氣黑祲見  
蔡京專政而宋爲虜矣當熙寧元祐之間羣臣以諫諍立節者甚衆而史斷  
以公忠規譏論挺挺大節謂羣臣無出其右公亦庶乎行其志也逮至紹聖  
元符之際人材絕少惟陳瓘任伯雨常安民陳祐暨夫張庭堅江公望數人  
餘如鄒浩陳次升之流浩固嘗以諫廢孟后立劉氏得罪而自悔其言之惡  
徽宗立再登言路則已虎豹之韓矣故寥寥此數臣者事局既改論議亦別  
合而觀之實爲熙寧元祐諸臣之殿有此數臣能使徽宗初政改觀垂敗一  
振乃不及一年而黜逐淨盡是得行其志猶不及熙寧元祐諸臣也計是年  
公一生事業已畢朝局翻覆事亦畢均當歸宿也前於南遷道中已附載陳  
瓘任伯雨事實今補錄常陳龔張江五傳以補紹聖諍臣及元符末上書人  
之綱領若浩則及其事次升則及其人亦稍備矣其後崇觀政宣中僅有三  
事一曰重構黨禍一曰窮極土木一曰自撓選賢於本案消長進退得失之旨已無干涉皆虞淵日下之末流也於是歎觀止矣  
**正月一日**  
**爲狄咸作九成臺銘**  
本集九成臺銘云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  
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



蒼梧之眇莽九疑之瀾鱗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常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華題名記**

本集南華長老題名記云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

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

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送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

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禪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

子爲我記之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記此記前論儒釋文繁不錄其

註謂在韶度歲者據九成臺銘殊不知尙有此長篇也若必作此文始去

則是日必不能行當以兩日至南雄一日度嶺三日抵南雄改徐信詩與地

無此情理也且韶州度歲是日亦無暇爲文也

云徐信保昌人舉進士高第雅好苦吟蘇軾嘗造訪見信作甘露寺

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賦以橫字易飛字信卽下拜

**班還作陳公密書**

本集與程公密書云行役艱難託庇以濟分既月剗括

**日發大庾嶺至龍光寺求竹二竿贈南華瑋首座詩**

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

折扛求竹於龍光寺僧惠雨憩於村店遇嶺上老人題詩壁上獨醒雜志云

大竿且延東坡飯公遂留詩

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嶺上梅已結子贈嶺上梅詩五日至嶺龍泉寺公昔過嶺而詩於壁間

南題詩鐘上今復過而北和前韻并作過嶺詩情狀故能從容不迫如此而

度嶺後又至南安軍吳法掾來見觀舊作石鐘山記作跋本集跋石鐘山記復作跋也

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鄉行兩山間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響然真若鐘聲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者蓋

無所不在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歸本集此跋所載月日落去五字而空其位據

年譜記年錄並云正月五日過南安爲吳法掾寄陳公密書本集與陳公密題所作石鐘山記是南宋本皆有五字也今補

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既王事靡寧某亦歸心所薄思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詞旨增重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無問馳之憂行有

見竭之喜但遠德誼未忘九日作常樂院經藏銘本集南安軍常樂院新作鄙情新春保練以需驛石

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循滿不相壞雜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初達磨耶蘇勤苦建設

我無一錢擅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曉紀公既發南安人士求爲軍學記年錄是年正月九日作南安常樂院法藏銘

具本末願糧以從晚泊浮石山下游顯聖寺題詩寺壁至南康縣重經田如

鰲水閣望所題獨秀峯畱詩抵虔州霍漢英出見時章貢水涵寄家於水南

寄朱服書本集與朱行中書云近因還使上狀必已聞達某蒙庇相遺已達

登鬱孤臺作詩寄李公寅書本集與李亮工書云伯固必頻見告致懇南華

欲鍊鍾乳告求少許為兩兒婦病皆與霍漢英許朝奉燕集鬱孤臺答所和

詩寄李之儀書本集與李端叔書云近託孫叔靜奉書遠地得達否某蒙恩

喜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即往浙間居度多在日攜藥囊游城市及山窠野市

開何遠春渚紀聞云先生自海外還至賴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

公聖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

以俟公見即笑視畧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帳向多即笑語之曰日

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爾名及佛遇術士謝晉臣贈詩寄錢世雄書本

偶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欣躍而散遇術士謝晉臣贈詩寄錢世雄書本

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都

中有屋可儻可典買者否如聞常之東門外有裴氏見出賣宅告令一幹事

人與問若果可居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別遣人咨稟也張嘉父  
今安在聞魯直无咎皆起而公為獅子所齧尚棲遲田間公豈久廢者惟萬  
萬寬中

自愛 游景德寺顯榮湛然堂作詩錢志仲來詞以為絲欄求書雜詩與錢  
志仲書云兩日不見渴仰兼懷昨日水東尋幽訪古頗有所得恐 答陽孝本

欲知之又云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不足錄也 答陽孝本  
和鬱孤臺韻署孝本曰玉巖居士作真贊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

世之所爭者五天畜其三而昇其二 崇慶院求數珠并和贈惟湜詩 作  
是以日計之不足而月計之有餘也

蘇堅書 本集與蘇伯固書云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念親懷 何  
舟猶在賴外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卒死者 程之元專

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惟退為上策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 程之元專  
使來迎以時服寢衣為餽 本集與程德孺書云近蒙專使至度遠致時服寢

司寢衣即被也公北歸服用必弊故以遠餽必不 孫慮自感化來見 斜川集  
念其缺齋衣也今則非齋即人人不許蓋被可笑

墓誌云公諱總志康其字也世為虔州感化人父立節即介夫也終於桂州  
節度判官贈朝散郎 勳字志舉總之弟也總為黃師是婿後知岳州除

提點崇福宮請老年七十一子虬時 公抱痛存沒為其父立節作剛說 本  
不至者蓋服官於外耳勳事跡無考

案

案

剛說云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  
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  
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敎如子者君笑曰公過  
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  
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  
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  
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  
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  
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  
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  
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  
益知剛者之必仁也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而世乃曰太剛  
則折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  
獨書此二事遺其子觀勸朱子晦菴題跋云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  
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蹟於君家將摹刻  
而寘之學官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勉夫剛而益求所以爲仁  
之方云慶元乙卯二月癸未新安朱熹書剛說公赴惠州而介夫卒遺言以  
玳瑁合寄公公甚痛之常許其子志康爲作哀詞而礙於搬管遂遷延不果  
至是畢竟爲此文以傳介夫蓋不欲負死友并和遲贈勵詩宮師昔在慶與  
而誥責於志康也其篤於風義可謂至矣

鍾裴游求其遺跡故老無復在者因訪得裴諸子相持而泣爲裴作哀詞

集本

鍾子翼哀詞敘云軼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槃從吾游同登馬祖殿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四年軼自海南還過賴上訪先君遺跡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槃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振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乎況吾民乎不幸而至闕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

太后遺誥進慰上仙表

本集慰皇太后上仙表云伏觀正月十四日大行皇

云臣軾誠哀誠痛稽顙頓首大行皇太后德冠三朝化行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退避東朝復明辟為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為心則當發舜禹之大願少寬於追慕庶下答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廷無任哀痛隕越之至東都事畧云神宗欽聖憲肅皇后向氏故宰相敏中之曾孫女也以治平三年歸於賴邸封安國夫人神宗卽位立為皇后哲宗卽位尊為皇太后哲宗崩宰相章惇有異議后毅然決策立徽宗遂權同處分軍國事凡故事所有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每聞褒錄勲賢省賦息兵崇儉愛民之事則喜見容色降手書還政崩於慈政殿年五十六

之隆亦前代所不及也獨決策一事不無遺憾又不幸卽世使瞻思彥不能自立而蔡京等無復顧忌此史家所以引章惇語謂徽宗輕仇不可君天下以譏之也論者謂當趙宋全盛時有術者以其發祥地薄弱不足以禦四夷特獻中龍所結穴坐罪編管其所獻卽前明鳳陽陵也由是觀之宋之得於地者旣未足恃而見於天者又不足畏其致此百六之再答霍漢英許朝奉會又皆由人事之祿喪而欲以三丁迴幹元化難矣

和鬱孤臺韻與過過簾符籙游東禪會王正彥來餽茗布遂與同游

本集與度

州王正彥書云茗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賴仙芝來訪記所言黃損事

日與家人輩游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賴仙芝來訪記所言黃損事

本集記黃僕射得道事云皮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官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盡像事之

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閒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投筆徑去不可問子歸問其狀貌孫答孫勵再用遲韻從子由南遷者云似影堂老人也其後頗有祿仕者

據此題遲亦迎子由以來故與立節甥崔甲來見再和示勵詩江公著來爲孫勵相遇於虔有贈勵詩也

守霍漢英赴太和聽命和公著韻并和兼呈劉安世詩

劉安世紹聖初三貶至英州安置章惇蔡京起同文館獄必欲寘之死再徙梅州因遣使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

府使自裁又擢土豪爲運判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

爲計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得免劉氏立爲后悼卞復發乳婢事詔孫  
薈收以檻車赴京薈行數驛適徽宗卽位赦至乃還尋移衡鼎起知鄆州蔡  
京爲相連謫至岐州羈管赦還卒其立朝日人目之爲殿上虎皆畏之公與  
安世放遠獨在後故輾轉相遇於虔公以其屢脫於死故云器之鐵人也邵  
博因此語附會爲器之鐵石人若公歎賞其風節者然卽妄爲軒輊矣東都  
事畧斷安世疾惡太甚貽患國家朋黨之禍徧於四海以重天下之不幸其  
獨歸咎安世若此是其人毫不足取而當時猶視安世爲掀天震地者皆洛中卑鄙之見也餘已論定卷三十三總案朔黨各條下

**安世游南塔寺寂照堂有作**  
月二十八日爲準移前置後不出十餘時也  
**寒食日與**

**又和代安世詩**  
歲時雜詠和代器之詩云雨過郊原一番新尋芳車馬踴無  
塵普天冷食聞前古蕭寺清游屬兩人不作佳期問新歷頗

同之問感餘春明年歸藉梨花上應會羣賢及四鄰開闢此詩  
諸本不載查註收入續探詩中玩此詩似是公作今附載案中  
**三月二日記**

**蘇摩清江曲**  
本集書蘇養直詩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  
滿櫂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

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  
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曲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  
**四日作**

**南安軍學記**  
本集南安軍學記云朝廷自慶歷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  
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况南安江西之南境僑術之富與閩蜀

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校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  
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禮殿講堂親夫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



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  
成而侯去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  
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  
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  
人而已建中靖國明老專使至答書本集與南華明老書云某流浪臭濁久  
元年三月四日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為慰多矣顙上待水猶蘇堅寄鍾乳檀香報摩  
更旬於南望山門馳神杳霭更希若時保練不宜

病愈答書

本集與蘇伯固書云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覽此  
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寄惠鍾乳檀香大濟要用乳

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仲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  
促裝登舟未暇上狀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燒筍廉泉戲約劉安世往參玉版作詩與宋子房重遇賴上述其父選鳳翔

厚遇事本集與宋漢傑書云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  
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婉歎辱書累幅話及瞻昔良復慨然四十

厚遇事

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畧盡僕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倏仰百變  
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因信畧道區區某只候水來即行矣餘畱面

盡語先公謂漢傑之父鳳翔守宋選也公以嘉祐辛丑為鳳翔幕此初仕  
也至是辛巳計四十一年本集作三十餘年謫今已改正公自初仕後集中

未嘗有一字及選者至是始及其顧遇之厚而公之仕跡亦由是而止誠有  
不自知其然者可為浩歎然本案之體大矣公畱賴而及此乃天成第一點

不自知其然者可為浩歎然本案之體大矣公畱賴而及此乃天成第一點

不自知其然者可為浩歎然本案之體大矣公畱賴而及此乃天成第一點

也王原去歲送子由赴許至是歸虔用舊韻別聞卒之儀提舉河東常平

作書

本集與李端叔書云某濶別八年矣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屬書尤除輩運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則此後端叔必已信眉

矣乎

宋史李之儀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徵宗初提舉河東常平

戲贈

慈雲寺明鑑兼示呂倚詩以文勛所篆羅漢閣額寄祖堂并遣還朱服所輟

徒御作書

本集與朱行中書云東莞資福長老祖堂有建五百羅漢閣極宏

篆得開額甚妙今封付去人乞資送祖堂者某已得兩舟在巖石之下若月

未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費錢竄去又以疫氣多死

亡者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

聞章惇貶雷州司戶參軍本

州安置驚歎彌日作黃寔書

本集與黃師是書云子厚得雷聞之驚歎彌日

以此開營太夫人也宋史云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丁巳貶章惇雷州司戶參

軍

盡去以絳袍拜命矣時惇由滄

州貶所赴雷故道中不遇也

之太集書秦少游詞後云少游昔在虔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

醉

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儀君汭居湖南喜從遇客游尤為呂元鈞  
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為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建中靖國元  
年三月二十一日元鈞即呂陶也昔宗親政陶為給事中力爭紹述出  
知陳梓坐元祐黨落職再謫分司衡州居住元符三年放還提舉玉局觀知  
邛州復集賢殿修撰徙梓州致仕卒宋子房投詩贈行本集與宋漢傑書云  
儂汭從呂陶游正其在衡州時也宋子房投詩贈行本集與宋漢傑書云  
問訊感愧不已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孫勸欲追餞為書止之本集與孫志  
請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孫勸欲追餞為書止之本集與孫志  
困窮故人不遺遠辱臨訪旅泊兩月勤厚至矣明旦決行料公必欲追餞古  
語云千里遠送歸於一別况公去家往返已千里矣慎勿更至前路舟次執  
手足矣此書請孫志舉到在公後已旅泊兩月也大約公以正月十  
二三日至虔以三月二十四五日成行謂虔計七十餘日確然可信矣登  
**舟與勸別復止其行**本集與孫志舉書云與志舉舟次執別慎勿前去浮居  
書中已明言志舉况志與劉安世並發江大漲賴石盡沒遂下廬陵與謝舉  
同無其人乎今已改正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東坡至賴將發舟一夕江水平漲賴石無  
**廉重遇舟中**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  
有賴石此吾龍光詩識也本集與黃敷言書云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  
為到廣州專遣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為再三致意此書黃敷言乃  
往代謝民師者公相遇於道中故託寄藏珍閣書并有交代民師  
之語今以合曾說則是時民師解還又復重遇其說為可信矣  
**至永和劉**

安世解舟去公游清都觀遇謝子和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則亦丙子生也

爲書清都臺榜贈詩本集永和清都觀詩自註云予與劉器之同柳致來謁

作錢志仲書別集與錢志仲書云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願遇之重有過平生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烏絲非久納上也吉州幕柳致與

之入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樵悴將老矣念

非大度盛德孰能收而用之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

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特明照僭言死

罪死罪開此書虔吉皆錢志仲所部四月過豫章四日曉舟吳城山下禱

其爲監司無疑以借舟論則又漕使也四月過豫章四日曉舟吳城山下禱

於順濟王廟既還江上得古石砮乃肅慎氏物也藏之廟中作新獲石砮記

本集順濟王廟新獲石砮記云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僑耳北歸

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道遙江上得古箭鏃鏃鋒而劍脊其

集

木堪爲笥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楮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笥則  
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隙於路寢孔  
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於洞庭北  
被於淮泗乃特爲出此寶獻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  
**龍子**吳城山在今南昌府孔平仲寄到子由家訊勸公同居穎昌遂罷龍子  
新建縣境順濟王廟猶存孔平仲寄到子由家訊勸公同居穎昌遂罷龍子  
之言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又與李端叔書云某本以囊裝磨盡而子由亦  
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漸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多處又得子  
由書及見教語尤切至已決歸許下矣龍子公初意本欲歸蜀或力不及則  
且歸浙浙卽常也後在南華寺李亮工具述龍舒風土之美於是有居舒意  
逮至虔州與蘇伯固書正經營居舒時也然是時李端叔方官許其書來相  
勸未必非子由意王子直又白子由處歸子由未必無書并囑子直懇致之  
也公始終不決者以子由亦窘乏耳至是得子由書雖常許未決而亮工之  
說不復置念矣故其後舟過**答平仲書**本集與孔毅父書云北歸所過皆公  
皖江未嘗停泊其情可見也**答平仲書**之舊迹或見清詩以增感歎忽辱手  
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易得哉比日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中  
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但荒微一概而已懶負至今承論子由不甚覺老  
聞公亦惘然如昔不肯雖晴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  
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龍子孔平仲乃臨江軍新塗人  
平仲又嘗官九江故云所至皆舊跡也紹聖時坐黨結累貶至單州團練副  
使饒州居住徽宗卽位召爲戶部員外郎其入京必過許見子由故又爲達

書八日成國忌日書圖通偈作跋

本集書圖通偈云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

豫章彭蠡之閒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阻風滯雷齋薦尤不暇具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圖通偈一篇稍申追往之懷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書劉安世為錢志仲索烏絲欄為書廣成子解

作莊子廣成子解篇其文與解計一千四百餘言具載本集文繁不錄

答安世書

本集與劉器之書云志仲本

自出意欲寫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存之於集不示其人度嶺以還求錄詩者益衆大率以唐人及晉直少游諸人詩搪塞人不悉辨也其在虔七十餘日不知所為凡幾至南渡後遇有聖蹟一槩採編入集故舊本雜他作至不可勝計又在虔所作詩無非佛語至於體格一變公固自云無可醞釀而李端叔輩亦云分明有所避就蓋恐小

人以之註釋指為閭閻哲宗遺制作耳乃論者妄謂此卷精華已竭何不諒之甚耶此猶評某局者率就其已成勝負為是非之論方其利名得喪畢生事

業繁此而經營汗下苦心求變之際評者未嘗當此難也苟使之代勝抵南

康軍與程之元約會於金山

本集與程德孺書云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

游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

末到真州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州相約同

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胡洞微道士自九江來迎與劉安世胡洞微同入

廬山

本集與劉壯與書云久渴便欲造門以器之率入山還當奉問

疑之宅在軍守治後陳令舉諱南康相與厚善子由亦往見之壯與居此三世矣合註以詩題稱長

官疑其在西江作令者非也重游栖賢寺三峽橋至開先寺漱玉亭陵谷草

木如矢故態惟山中道侶契好如昔時感歎不已作胡洞微帖

本集與胡道師云再過廬

阜俛仰十有八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

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

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如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前矣過劉義仲

公以元豐七年甲子初游廬山至是辛巳再至正十八年也

是是堂以修三國志屬義仲

荆公託某修三國志而務不為者正恐繼等議其後也至是謂劉壯與曰荆公託某修三國志其甚非給以紙筆而厚其廩祿亦不

世傳史學為時推稱故以畀之然壯與貧甚非給以紙筆而厚其廩祿亦不可為也邵博王銍

仲求題其祖渙還表并贊子由所作渙哀詞

本集與劉之流並記其事云

舍弟所作詞當續寫去樂城集劉凝之屯田哀辭云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

山隱君劉凝之卒其孤格壽來赴乃哭而為之辭始予自蜀游京師識凝之

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

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左

右其為人剛中少容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細

書東觀以君為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

非獨然君父疑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環堵蕭然體弱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斤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彊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曠達自遂道原不及也

**附錄** 劉渙字凝之其棄官歸老後會陳舜俞貶南康與凝之游畫騎牛圖以寄意詳卷十八總案其長子恕即道原也道原故後次子格字道純已登第往從公於徐詳卷十六總案殆後子由謫筠過南康猶及見凝之至筠而凝之卒故作此詞也恕之子義仲字壯興以資治通鑑成追錄恕勞敘官嘗爲令殆公北還過之則壯興已歸矣道純無子似其時已卒壯興亦無子非久亦卒劉氏以三世清節震耀於時者上下數十年足以廉頑立懦而乃以清名爲造物所忌卒無一綫之延是可慨矣用是詳錄其事并使朱子之

**十二日患頭風止於舟中爲題墓表** 本集說亦附見之庶幾焄皇之石也

壯興書云昨夜苦熱減衣晨起得頭痛病故不出見客然疾亦不甚也方令小兒研墨爲君寫數大字恐墓表小字中亦有題目則額上不當復云墓表故別寫四大字以備或用也朱子劉凝之墓記云公清風高節著當時而聞後世不幸饋奠無主而邱墓且沒草棘中是吾長民者之責也乃建亭立石以戒樵牧

**附錄** 朱子自主管武夷山起知南康軍在

**義仲以文編爲質就枕** 乾道中其去壯興之卒不及六十年也可爲惋歎

**上讀之病若失** 本集與劉壯興書云且來枕上讀

**遂記於後** 本集題劉壯興所借文篇釋然遂不知頭痛所在

文編後云今日



晨起減衣得頭風病然亦不甚也取劉君壯與文編讀之失疾所在曹并題公所云信非虛語然陳琳豈能及君耶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二日書并題

冰玉堂榜也蘇軾嘗曰凝之父子冰清而玉剛堂名以此是是堂詩義仲以

茶簞爲餽答書本集與劉壯與書云辱手教仍以茶簞爲貺契義之重理無

陸宣公故事想不訝是夜發去也承見過不果見不深訝否來日若無風侵

也仍寢來命幸甚走別一詩取笑與胡洞微同至九江觀所遺慈湖山石菖蒲遂行本集石菖

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遺九江道士胡十六日過湖口訪李正臣家壺中

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之將問其安否九華石已爲好事者取去復和前詩山谷集次韻詩敘云四

州聞林希死本集與子由書云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得幾何遺臭

擲筆而悔之徽宗立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徙舒州未幾卒歸案

希典書命章惇許以執政爲報故欣然也既而曾布在樞府惇疑其間已使

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希知亳州布不能救也夫以希之知識而欲於此三

死公哀之者乃憐希之愚非幸希之死也二十四日郭祥正來迎述觀公

所畫雪雀感懷二什

詩然不云畫有雪雀也外尚有畫蝦蟇蝼蛄以是知

公所能者且不止此也

抵當塗錢世雄自常州專使以詩來迎公寄十一詩與約會於

金山

本集與錢濟明書云人來領手作及二詩乃信北歸裁退併復此佳寵

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某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又問居難以遠涉須

某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來金山乃幸也何蓮香渚紀聞錢濟明跋施能受

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錢濟明此跋直敘至七月十五日止今自

載於後二十五日郭祥正致餽適公欲報謁作書

蓋所謂得未曾有也經宿起居佳勝閒居致厚既乃悟是日為宮師忌日不

赴和祥正觀雪雀詩

本集與郭功甫書云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

於四月二十五日以至是

二十六日報謁聞祥正言谿洞蠻神事李師中事作

記本集記谿洞蠻神事李師中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韋惇時入梅

嚴問之曰此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

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為提刑權桂府耳語

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僚乃爾異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東都事畧云李師中提點廣西路刑獄交趾入寇巡檢宋士義領兵拒之遂陷沒師中勅蔡肇注治邕八年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以給洞貿易倍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散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師中遷轉運使交趾每障輒甚必聲言入寇師中先得其情旣而攝帥事邕州果遣軍校乘驛來求救師中不省但詰其擅乘驛之罪而已卒無事歸李師中後知泰州屢劾王韶邊事坐貶公言小人異議乃指王安石呂惠卿也元祐中作李師中挽詞不及此事其前過當塗未嘗有聞而功甫言於是時明矣并題呂希彥墓者不幸短命死矣平生藏壘士大夫戲之爲墨顯功甫亦與之善出其所遺墨作此數字廖正一專使來迎嘗書十年相與更此百罹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故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幸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哀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悚汗毘陵異政謠頌滿然至今不能忘爲民除穢以至蓬尾吳越戶知之非特兒子能言也目昏不能多書悚作不已書云蘇軾謂廖正一官常爲呂和卿陷之至廢黜也五月一日至金陵還禮崇因院作觀音頌本集觀世音菩薩頌敘云金陵崇世音像極相好之妙余南還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爲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一日自海南歸至金陵乃作頌曰慈近乎仁悲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有取無匱有二長者

皆樂檀施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  
觀世音淨聖大士徧滿空界挈攜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讓若其四無我亦  
如此李之儀姑溪題跋云余愛金陵山水之勝觀得卜以成所志早飯於崇  
因其長老欽謂余曰子胡不禱於吾觀音大士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頌之  
前人爲刻石後有詔毀棄余問石所在曰碎矣索之力乃得於庫中米廩後  
塵滓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蓋是石先刻馬祖龐居士像  
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完欽曰毀之人固在也呼出問焉方毀時惟  
恐其不碎用巨斧斧數十應斧斷裂矣因指示輒大驚曰今安得如是不覺  
禮十餘拜而復歸故處紀年錄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作錢世雄報已假顧唐  
崇因院觀音頌本集此文月日落一字據此補載錢世雄報已假顧唐  
橋孫館本集與錢濟明書云示諭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爲多謝上元令  
到金陵姪行見之矣裴家宅子果何如韻上元錢令名無考據此知爲初  
書也答李薦書本集與李方叔書云比辱手教邇來所履如何某目恨不  
父少游又安所獲罪於天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聞曼秀舉舊作和  
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掩口以安晚節也不訝不訝聞曼秀舉舊作和  
以示意記沿流館詩本集記沿流館詩云簾捲牕穿戶不肩隙塵風葉亂從  
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又與黃師是書云塵  
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於不掃也有詩錄呈閣閣書中  
所錄卽此詩也查註據此書收入續採詩中又以爲公作均誤答王幼安啓  
臨江驛壁二首爲沿流館詩並以爲公作均誤答王幼安啓

宋王忠文公集卷之五 答王幼安啓 案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開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滄平蓋將終焉偶然生  
 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來田間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  
 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蔡然雲  
 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贊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  
 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  
 加藏之不忘永以為好又與書云許暫假大第非所敢望也稍定居當求數  
 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伏臘相勞問何樂  
 如之開公自九江至金陵幼安累有書問并欲以所居宅假公而事不果  
 公且以歸穎辭之然黃真寄到子由書望公歸許甚切開子由此書作於  
 莫能詳也今載於此黃真寄到子由書望公歸許甚切開子由此書作於  
 至真州決計歸常始作復書仍由黃真寄往也據宋史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乙丑遣黃寔使還賀其子延禧立誤甚如謂使還甫出必無此神速之事且  
 其召還即在後也凡各史家與本案似此不合者甚多况彼已異同乎本案  
 初以題下不欲訟蔓故改列案中及入案中亦復以是為嫌然於公之本事  
 本詩舛謬此不能不正也其他傍見側出者率皆省去以免煩瑣若斷章取  
 意執一說論之雖年譜紀年錄之不符所不能盡又無論乎史矣特舉此為  
 例誌於後云作錢世雄書木集與錢濟明書云居常之計本已定矣為子由  
 子由苦勸不忍違其意復定居許欲自淮泗溯汴至陳畱出陸命邁迨往宣  
 興般擊會於儀真開是時邁過兩房幼累並在舟中有後與黃師是書可  
 證而迨一房則尚在宜興也茲既欲歸許又必合併其莊

田並在宜興資斧所出亦須經寄李之儀書本集與李端叔書云得子由書紀故公有刮刷變轉之說也

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刷變轉往求坐船於程之元候於毘陵本集與程德孺還須月餘約至計下已七月矣

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穎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汴汴至陳畱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遇

到彼乘來切望早早得之免滯畱為幸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懿叔必常得信正輔知已到京非久

上狀次開程德孺時為浙西路監司公早與約會於金山是時大求挽工約已在常潤間錢濟明亦相待於常州其不至者以公未至真州也

於黃寔以濟淮汴本集與黃師是書云某已決意北行從子由居行期約在六月月上旬不知其時使舟已到真否或猶得一見於揚楚

聞爾窮途百事坎壈望公一救之亦差參如此信有命也猶欲仰干一事為絕少挽舟人四舟行淮汴間每舟須添五人乃濟公能為致此二十人否可

否幸早示論此間亦可求五七人公若致得十五人亦足用舟中熱甚草畧不謹開黃師是時為淮南路監司似已在揚楚間大江南北有此二使者

庶不寂寥矣公將赴儀真用舊韻再贈清涼寺和長老詩詩有送我長蘆舟

句公所云長蘆乃二十日作吳說帖本集與吳說帖云去國八年歸見中原

指真州長蘆院也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作李鴈書本

者矣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

與李方叔書云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闕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從出有益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追過皆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硯

楊濟甫數年不聞公耗使其子明自眉山遠赴海南訪求生死未達而公還子由止之與約見於許下

答書

本集與楊子微書云某與尊公濟甫半生淵別彼此鬚髮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

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渡江至儀之極某七月中必達穎昌矣同馭少留一須款見餘祝若時自重

真艤舟東海亭下

本集與黃師是書云從子由居但須令兒子往宜興幹事艤舟東海亭下以待其歸乃行矣杜與初聞

公謫海南欲盡觀其家具攜妻以往未及行而公還

李之儀始溪題跋云杜子師臨淮勝士予未嘗

識其面頗聞其特立好義不妄許可寄食於人門館與妻孥卒歲相保裕如也雅善東坡老人酬唱往來甚款曲東坡謫儋耳遂欲盡觀其家所有攜妻以往相依未及行會東坡內徙乃專使來迎答書為別忽已八年思企深矣

已惜其老矣意其已與世相忘也專使來迎答書為別忽已八年思企深矣專人辱手書至慰某已到儀真少幹當爾旬日舍弟欲同居并書和陶飲酒

二十篇與之

李之儀姑溪題跋東坡與杜子師書云此東坡自海外歸時所與書京坡尤喜淵明詩在揚州因飲酒遂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敘其和詩之因則曰將盡和其王箴將訪公海南自眉山浮江而下卒於塗

詩而後已既留海外卒踐其志

斜川集王箴元直墓碑云先君之遷於南也平昔親其不敢問安否者七年

舅氏慨然奮不顧身曰公盛時在朝廷典方面則往見之今厄窮瘡痍之地

吾等乃畏避形迹非夫也率同往者無一人遂獨浮江而下將

自洞庭桂嶺而南會先君有詔北還而舅氏遇疾於塗以卒

答楊明告東

瑩事本集與楊子微書云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

也承示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城集祭東瑩文云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已轍與兄軾同時

遷南迺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恩遺澤未泯久

處瘴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於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

與洞轍遂自龍川北還計下與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楸鬱蔥在目然念灑掃

弗躬齋祭遐邇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與程之

困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瘳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元錢世雄會於金山登妙高臺觀李公麟所畱真自題一詩金山志云李龍

金山寺後東坡過金山寺自題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

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周益公乾道庚寅奏事錄云登妙高臺烹茶壁間有坡



堂石刻作黃儼惠此乃蓋其  
昌所書不當引以亂集也  
聞朝局事紹述復熾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陳祐

等皆逐人所報大抵相兄安排攻擊者衆北行漸近決不靜耳  
聞是年春

中會布在陵上密授御史中丞趙挺之復建紹述之議排擊元祐臣僚不遺  
餘力一二正人並皆黜逐容夏之交正其擾攘時也布之意專欲逐韓忠彥

忠彥雖爲琦子庸才也以爲爾主紹述吾以故善紹述者勝之因復召蔡京  
用鍾世美議改元崇寧不數月開忠彥既逐布亦自及於是京挺之相繼爲

相而亡國之勢定矣初趙挺之爲德州判以行市易法得進時黃庭堅監德  
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公嘗斥挺之爲聚斂小人挺之挾恨遂有草制

誣謗之証其後雖坐繫確罷去然小人無忌憚又何所不至哉公自註語明  
指挺之時挺之勢張甚使猶無恙未見其居庭堅素輕挺之與同館每嘲戲

之挺之積以爲恨其貶死  
公決辭歸陳定居孫伯世佐遂還錢濟明跋又

宜州之禍已伏根於此矣  
因復子由書來二月二十二日書稱知近日安訊兄在真

決議爲毘陵之居  
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凡幾變矣適值如此可歎可笑兄近已決計從弟

之言同居穎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  
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

極佳浙人相惡決不失所也更爾十數日便渡江往常渝年行役且此休息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士君子作事但於省力處行此  
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爲省力避害也候到定費一兩月方週週去注官追去

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以兄萬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  
開戶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念保愛保愛今託師是致此書歸迨一房  
尚在宜興見此書中大約所居卽莊田之  
屋距城五十里南遷分散姑寄於此耳  
舟中皆伏暑自慰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人出陸又聞子由亦嘗用不忍  
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毘陵矣荷愛之深故及之子由一  
書政爲報此事乞蚤與達之  
有金山之約至是始定議歸常乃本案第二結也

**王承議自京口專使來迎**  
又觀枳棘之栖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  
議居以才稱進出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  
不忘曠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  
至筆舌

**二十九日別發運司屬官作書**  
儀真二十九日手簡別發運司屬官六月自潤還常州七月仙去此乃數  
旬前帖尤可貴也趙仲蕭以示周必大敬題其後慶元庚申二月乙丑

**月一日與米微遇於白沙東園**  
歐陽修真州東園記云真爲州當東南之水  
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州監軍廢營以作東園  
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  
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漫其右高臺起其北臺榭望以拂雲之  
亭池吾儔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微其中以爲清醺之堂關其後

案

以爲財寶之圃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列植而交陪  
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歸隱公泊儀真時往來於東園者以其地可  
游曠故也公有午睡方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詩紀年錄  
誤以此詩列入至常州後年譜五月歸常亦移東園於常矣皆誤註家皆不  
知東園事跡今以周益公說考諸東園記時發話羅浮見赤猿事米元章實  
運司悉出迎款故往來於園中其事確無疑矣言羅浮見赤猿事米元章實  
蘇東坡挽詩敘云辛巳季夏相值白沙東園云羅浮見赤猿後數入夢詩  
云六月相逢萬里歸又云小冠白穩步東園米元章挽詩敘註以證本  
集所與各書蓋初三日之夜病作病後各書情狀畱真尚有七八日之久而  
十三四日已在京口此一證也又公與維琳書云一病五十日此乃七月二  
十三四日之事不能更移於後如或移前二三日扣去五十日此乃七月二  
日病限則六月初間未病之日即無有矣其中間不容髮也同米微游西山  
追暑南牕松竹下米元章挽詩云會借南牕避暑西山松也微出太宗草聖  
及謝安帖求跋米海嶽題跋云右晉太傅南郡公謝安字安石書六十五字  
之印建中御府所用更兵火水土之劫者八百年歷代得以保之必有神護  
元祿中見晉十三帖於太師李瑋家太宗皇帝借其藏書而閣帖但取祁信  
兩行餘王戎陸雲晉武帝王衍及此謝帖謝萬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撫版余  
特愛此帖欲博以奇玩議十年不成元符中歸翰林蔡公建中靖國二月十  
日以余薦好見歸余生年辛丑今太歲辛巳大小運丙申丙辰於辛卯月辛  
丑日丙申時獲之此非天耶歸隱此跋後列于支毛晉不懂數學串謬數處

今為理清米元章生於嘉祐六年辛丑至是年辛巳年四十一又八年而卒  
在大觀三年己丑年僅四十九也至此帖元章性命以之特欲求公一言以  
為重公雖屢納之始終傳質出錢邀同程之元為會既罷招米撤夜話舟中  
不署一字其意可見矣

本集與米元章書云傳守自已罷而歸矣風止江平可來夜話德孺同此想

傳守乃傳質也餘詳後條

之元出銀二百星并

述之才之邵意稍佐資斧公不受之元行作子由書

本集與子由書云程德

孺兄弟出銀二百星相

借兄度手下尚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  
舟中揮汗寫此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  
僕卿恐遂北行兄不能見又恐其省母蘇州若兄當令人探其意也墓地弟  
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可用也更破千緡買地何如雷作葬事千  
萬勿徇俗也

附錄

八郎婦即遠初婦黃師是女也時方議續親林希之死亦

見此書中史載林希以師是兩女皆嫁徽之子所為不正言於哲宗罷其河  
北轉運已誤若邵經邦則竟以為皆嫁公之子尤為夢望其郊賀黃寔內召

城葬地亦因遠婦之故公一言而決自是兩府皆族葬於此矣

賀黃寔內召

本集與黃師是書云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戲贈孫賁詩

附錄此詩

施註原編

之除未滿公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

在遺詩中查註據外集編海南卷中合註謂孫賁嘗守真和二州當為北歸

江行途次所贈今考孫賁乃黃州人元豐七年十月公與賁募刻韓魏公詩

於廣陵此時既不過黃或賁方為和州未可知也如附載

前之黃州揚州同一不確姑從合註附編於此仍俟詳考

答傳質書

本集與

云再辱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詢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然非足下

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附錄傳質所報

事即後答章援書中穆卜之事所謂紛紛見及者時方酷暑公葺房緡未歸

是也此書時敘情事一一符合傳質即真州守也時方酷暑公葺房緡未歸

本集與手由書云少爾真欲葺房緡合整齊也附錄公赴臨汝寄家於真

州當時置市屋以資餬口此時或有變易故經理之也餘已詳卷二十四總

案至儀久在海上升舟中熱不可堪夜輒露坐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昨日

真條下不堪懷柳子厚所謂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暑暴下至旦值甚食黃薺粥

意象非中國人也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暑暴下至旦值甚食黃薺粥

覺稍適會米徽約明日為筵且以四古印為質公於枕上玩賞之緩其約於

雨後猶未以疾為意也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昨日飲冷過度夜暴下且復疲

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俄瘴毒大作年譜至真州暴下不止微時至問疾本

過脩然時也印却納上與米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闕念但念吾元章適往浚雲之

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今真兒之

矣餘無過曉夜扶持之自是胸膈作脹却食飲夜不能寐輒端坐飽蚊子體

足言者漸羸微尚求謝帖跋已孿近筆硯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食則脹不食則羸

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雨不知今

夕如何度謝帖既未可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爾眠食皆未佳  
當續拜簡謂案此數句寫於帖後跋在其中矣何必更作其必不為者與始  
終不作曾布塔記一轍其中分寸甚嚴而非元章之所知也午睡方起聞敝邑熱到東園送夢門冬飲子

記一詩謂米元章挽詩云今看麥飲發悲哦自註見公送麥飲詩至施註  
之悲而不能免紀氏之謗至誡之為藥店榜子公在海外所作藥錄周益公

不以醫流目之而以陸忠宣為比大哉言乎吾以是知益公相業有足取也

越兩日困卧不起而河水汚濁熏蒸几席因以太宗草聖及謝安帖歸敝且

辭之遷舟過通濟亭泊於閘外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且馳納埃少愈也河水汚濁不流熏蒸成病今日

寓遷過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只就活水快風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

笑遂為書屬子由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為我銘墓誌云公始病以書屬轅

也我銘轅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復兩日疾稍增過讀敝所作宵月觀賦誦聲琅

琅公卧聽未半躍然而起謂敝曰公不久當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本集與

書云兩日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水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兒子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

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意煩欣適疾稍減杖而

能行十一日微以上計來辭余約上計回過公公強起送之別於闔屋下

米元章挽詩云力疾來辭如永訣自註云公別於真閣屋下日待遂發饌真

不來切恐真州人道放著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別而去也

十二日渡江過潤州王承議來迎謝却之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及柳閣

至公大慟且聞蘇頌病亡傷悼不已十三日命過奔赴頌喪召僧徒薦之作

功德疏本集薦蘇子容功德疏云伏以自昔先君以來常講宗盟之好俛仰

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為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蹈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其

相愧敢緣薄物以薦一哀伏惟三寶證明云云東都事畧云蘇頌為相務使

有司奉法遵職執事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諫

官楊畏來之邵謂頌沮格詔令頌上章辭位乃以觀文殿學士充某聘觀使

出知揚州紹聖中除太一宮使居京口以太子少師致仕進太子太保薨年

八十二贈司空臣傳曰方紹聖之際公卿名大夫悉遭譴毀獨頌然不為

讒邪所污蓋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其賢尤可尚也

與子容講宗盟於京師至元豐間公以詩案繫臺獄子容亦以事繫至所居

僅隔一垣子容有詩記事其後公放歸宜興子容亦以母憂歸京口公往往用

之始握手道故元祐初政召頌還朝頌不起屢召始至非久而公出為守後

公典兩曹頌卽罷相以去計其相聚之歲無幾至是病還京口老成云亡追維往事撫影自傷誠可痛矣此疏未竟公但述其所欲言耳後截似命過續之故曰擊閣邁追等往哭柳仲遠及德化縣君墓爲文祭之本集再祭柳仲云云也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璧云何兩逝不慙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墜其目泉壤咫尺閭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可必謂案柳仲遠乃柳子玉之子閨字展如仲遠之子也公倅杭日常潤賑饑與子玉同至潤州有與刁景純子玉唱和及和子玉家宴詩是子玉乃潤人審矣餘詳卷十一總案二甥求筆跡詩條下十四日李愬與頌諸孫來謝公泣卧不能起邵博聞見後錄云李愬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病遣叔燕來弔自作飯僧文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卧泣下不能起謂案子容乃蘇紳之子泉州人仁宗朝紳爲翰林學士歐陽修言其舉人不當出知揚州喪父其居京口大約始於是時頌之子京字世美嘗爲許州觀察判官韓維薦之於朝據邵說似京已故矣時大江南北咸以司馬光望公所至聚觀如堵競傳入相公門人章援適在京口聞之甚懼不敢修謁乃以書求通趙彥衛雲麓漫抄云東坡先生旣得自便以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還次京口時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尙雷京口以書抵先生援惶恐再拜端明尙書台坐伏念援離遠門牆於今九年一日三月何可數計傳聞車馬之音當歡欣鼓舞迎



勞行色以致後積年慕戀引領舉足崎嶇盼望之誠今乃不然近緣老親重  
被罪憂深慮切忘寢與食卽欲便道省覲又顧幼穉攜致之今暫抵此治  
任累糧旦暮還行交親往來一切皆廢此則自儕於衆人宜其所以未獲進  
見者援於門下豈敢用此爲解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是爲有罪况平不克  
見者乎遂巡猶豫事爲老親固當審慮耳邇閱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  
尙書進陪國論今也使援不得見豈得泊然無意哉尙書固聖時之耆龜竊  
將就執事者穆卜而聽命焉旬數之間尙書奉尺一還朝廷登廟廟地親責  
重所付度者幸而旣中又不若今日之不克見可以遠迹避嫌也又云章書  
凡七百餘字不具錄劉克莊後村題跋章援與坡公書云子厚當國乃竄坡  
公於海南及子厚謫雷坡公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憤忮  
必致之死小人負邱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小人君子用心之所  
以不同歟致平在諸家子弟中尤豪傑然知愛其父而不知斯立叔黨之徒  
各愛其父知海康風土之惡而不知嶺南風土有惡於海康者又可悲也  
**題**斯立乃劉摯之子摯當國時致平日奔走於其門與斯立厚善摯坐是爲  
言者所攻後摯死新州而人言頗不一故後村牽連入之用以譏致平也  
**公歎詫不已答書**雲麓漫抄東坡書云自僕眞得暑毒  
困臥如昏醉中到京口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見茫然不知致平在此得書乃  
漸醒悟伏讀來教感歎不已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  
情固無所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隅此懷可知但已往者更說何益惟論  
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魚所知建中靖國之意可恃以安斯  
云穆卜反覆究繹必是誤聽紛紛見及已多矣得安此行爲幸見今病狀死  
生未可必自半月來日食米不半合見食却飽今且速歸毘陵聊自慰此我

里庶幾且少休不卽死書至此困憊放筆太息而已軾頓首致平學士閣下  
六月十四日此紙乃一揮筆勢翩翩今在其孫洽教授君處閱此書具載  
本集今合趙說摘錄以其載有月日也章援此七百餘字雖未盡見大率患  
得患失反覆飾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援親受衣鉢而不堪如此信小人而  
無忌憚十五日舟赴毘陵公體氣稍復著小冠披半臂坐艙中運河兩岸千  
萬人圍隨而行公曰莫看殺軾否邵博聞見後錄云李愷言東坡自海外歸  
岸千萬人隨轍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至奔牛埭錢世雄復來迎公卧榻上徐起  
謂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爾因  
以易書論語三書付世雄藏之名山舟抵毘陵遷寓孫館錢濟明跋又云六  
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  
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足言者久之復曰某  
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  
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復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卽遷寓  
孫氏館開篋艤舟東海亭乃遂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墓誌云六月請  
儀真事史能之載毘陵志誤參寥

歸智果院專使問安答書

本集與參寥書云某病甚幾不相見兩日乃微有  
生意書中旨意一一領但不能多書歷答也見知

識中病甚垂死因致仕而得活者俗情不免效之其他不恤也

明年壬午八月參寥自香山見過於上瑞自云吾前日得奇禍幾死今未知所期句

子一言過為作送參寥道人南歸敘錢世雄日必道見慨然追論往事并出

以勉之時年已六十矣見斜川集錢世雄日必道見慨然追論往事并出

嶺海詩文示之錢濟明跋又云日往造見見必發時慨然追論往事并出

人七月早甚命懸黃筮畫龍於中堂每夜燭香致禱一如作郡時

家有黃筮畫龍拔起兩山開陰威凜然舊作郡時常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

燭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閑雨意可來燭一炷香否舊所藏畫今正曝

晾只今來立秋日作米散書優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跋尾在下便米

閑看否元章挽詩自註云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中批云云

自書必先有白本隨草其上而使人錄其或有加意者則塗改其上而自為

書之其有隨手以去者則白本之所無故往往往一事數書相去不久而中有

脫畧也至其本之多寡或分年季或積盡則易必有定程每考其所存書順

大率年載間與一人十餘書者存則竟存以皆在一本而本存故也亦有截

然無前無後者則連屬二三本而本已不全故也至南遷已後書牘皆過所

掌以元章之註考之蓋公寫此數句於白本令過錄而函致過已迫不及此

哀毀之後元章至而見之凡本必有過開月日故云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

中批蓋名款未具尚未成書也故本集編入書類已無月日而元章所記則

月日猶存由是推之歷年書牘散失棄本情顯然矣又考下年崇寧辛巳閏

六月是年七月立秋當以初五日前後為準計自初五日至十  
三日病勢遞減此非吉象故十五日一變之後必不可為矣親知餽遺皆

却錢世雄和飲子以向本集與錢濟明書云妙吸見復餽蒸作皆受之本集

濟明書云諸親知所餉無一畱者世雄或未至則促之以來抵掌為笑十二

獨拜蒸作之饒切望止此而已

日欣然欲近筆硯為世雄書江月五詩十三日跋桂酒頌書小字桂酒頌寄

錢濟明富即跋此本十四日疾稍增錢濟明跋又云七月十二日疾少閒曰

也此跋本集不載紙述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猶存也病甚之後濟明所載或詳或畧不可追討深以為恨此跋錢濟明書

於施能與所藏公帖而何遠錄於春渚紀聞者題曰坡仙之終不云刻石然

何遠及見追過濟明必無誤也紀聞一書據姚士麟已云抄補遺脫句抹字

竄毛晉自云喜得全本蓋亦未確此乃至十五日四字之下原文已缺後人

以其題曰坡仙之終妄以而終二字了之恨無善本與汲古本一較也然至

十五日日病甚之意必無差謬今以公與濟明書自述病狀補之詰老矣後之

人或見善本及原跋石刻至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却以參苓瀉湯本集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四十五

手

案

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宵天下未而氣凌上逆不

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宵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而氣凌上逆不

安枕席陸元光輟所御嬾版以獻公稍安梁溪漫志云東坡止毘陵氣凌上

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為便竟錢世雄見疾不可為以神藥進公

據是版而終歸嬾版即古之交牀也錢世雄見疾不可為以神藥進公

曰神藥理貫幽明未可輕議也本集與錢濟明書云蒙示論昨所得過矣思

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畱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詩三百意以答子由也此乃用

邪齋贊發內丹之旨也繼有思無邪齋銘用詩三百意以答子由也此乃用

思無邪齋贊自以舊事為典實也意謂濟明自陳輔之至邁等未敢通公道

得道不可服神藥已無有道尤不可服神藥也陳輔之至邁等未敢通公道

而返之相與道故矣熱甚起居何如歸宿田里得疾豈非命耶若得少駐復

與故人一笑此又出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世雄亦與楊評事來本集與錢

謂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也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而

傳說為列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

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

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段論天人死生之際乃公一生得力在是而因韓碑以發之者其云生無惡死不墮卽此意也乃子由後作墓誌方在述禪避禍之時輒因此語增出祖化之說與公易贊之語全背又因祖化於論文中增出深悟實相博辯無礙皆其一時私意本集從無此論黃魯直李端叔輩每謂公行文自應舉以至老未嘗少變足以證其非也耶註知其誣已於墓誌刪此數句而慎無哭泣以祖化七字失刪殊不了當此不可不正也公所爲塔院碑銘偶須半出游戲而雨陽疾疫禱薦諸文則內制已多官司並用朝廷所不能廢其與辯才參寥交者亦猶韓愈之有大顛文暢若以小本主淨慈維琳主徑山無擇主石塔論此以人治人之道卽後世亦僅能如此管教公未嘗有所偏也公嘗云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使此語而出於洛學末流無異天漿玉液亦足烹分俎豆推出之於公故如糞穢之不若也朱子旣遭黨禍或託浮屠言以自解又問道於張紫陽而紫陽不答則曰朱某陰悅吾道而陽非之不可與言也語錄本浮屠家法而道里二字創自語錄實六經之所無今如若要熟須向這里過之類以禪混經在處參雜獨本集未嘗有如是流露不覺者也然此皆小疵與其人其學不損毫末無足輕重而可奇者出之則萬口作證入之則萬口幫頤加膝堅

**二十一日覺有生意命道過強扶而起**  
淵有同兒戲故曰難平者事而已

**行可數步二十三日睡方覺徑山維琳投刺驚歎久之乃邀與夜涼對榻**  
本集

與徑山維琳書云某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暫年出山旅次時耶

不審比來眠食何似某扶行不通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

否晚涼更一訪德甚謂維琳乃公帥杭時使主於杭徑山寺者也公渡海

浙僧皆禱佛求公返還中州琳二十五日疾革手書與維琳別本集與徑山

其一也時主徑山已十餘年矣趙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二十六日徹縣維

琳說偈答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此二句乃公思無邪齋銘起句

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曰九鳥摩羅什神呪免難不及

遂絕筆於此矣紀年錄云徑山老維琳來說偈答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

笑羅什神呪真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急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後二日屬纊二十七日上

燥下寒氣不能支樂城集祭文云上燥下寒氣二十八日將屬纊聞觀已離

維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公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錢世雄曰

至此更須著力答曰著力即差語遂絕德洪石門題跋云東坡沒時錢濟明

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謂韓昌黎與大顛游姑以寄意亦猶朱子作佛

語寄楊誠齋周子充而魏華父謂晦菴逃墨以解學禍耳文人游戲都無此

非彼是之別以朝官出家者獨蕭瑀耳乃釋氏語錄造為昌黎參禪之說至極不堪故洪之不安語為足向也此條乃紀年錄原文證以洪說益信而後知欲以恒化之

**邁問後事不答是日公薨**

墓誌云問以後事

**實七月丁亥也**

說公無此言也

**邁**蘇邁傳云邁字伯達軾長子也母通義君王氏與弟迨過皆從學於王迨軾急徵邁年二十一徒步相隨周旋險難中及遷臨汝邁出為德興尉元祐更化軾登諫垣盡發呂惠卿和卿姦狀溫卿方守饒將摺邁軾奏罷之旋以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令軾在政府作詩送之歷兩考試宜撫河北復以親嫌罷軾南遷邁從至金陵移家就食陽羨既而授仁化令及赴章惇謂惠韶鄰郡當避邁棄去從軾惠州軾渡海畱邁家焉明年軾徙龍川道出惠州亦委家於邁翠遠而去邁同其有無復求酒米藥物轉海為養哈瞻鵠集之感輿邁迨過遠共發為詩越萬餘里而致其意焉居四年從軾歸晉陵軾卒葬嵩山下因家於許依軾為鄰大觀元年起知嘉禾又四年罷軾聞邁歸有詩是年冬軾亦卒蓋政和二年也邁生嘉祐己亥至是年五十四仕至駕部員外

**迨**

蘇迨傳云迨初名竺僧字仲豫軾中子也母同安君王氏少羸初不能履會軾監杭郡辭才禱於我神遂能行然多宿疾熙寧十年軾移

守河中遇異人坐而呵以氣覺腹中如初日之照四體皆溫失疾所在及長志尚奇逸好為楚詞元豐八年從軾赴文登賦淮口遇風詩為軾所稱時年十六矣元祐初政軾召還以歐陽文忠師友之義請於薛夫人求裴女為迨婦自是數歷中外凡九年中迨未嘗一日離及南遷舟抵富塗有後命不可復以家行迨涕泣求從不許書六賦遣歸陽羨元符三年軾自儋海內渡迨往迎嶺外與邁過侍於羊城從游粵秀靈洲岐山曹溪韶石諸勝既度嶺復



游於廉泉八境者累月以歸軾卒敦守舊學抱遺編者十載過蘇過傳云過  
政和元年年四十有二始爲武昌筦庫官過送別而爲之敘過字叔黨軾季  
子也與迨同母生性至孝母卒未免喪從軾遷嶺海以遠去母殯爲恨手書  
經藏申罔極之痛軾記其事及赴僭耳市無肉或至累日軾惟食芋飲水杜  
門送日過無以爲養乃變者芋法爲玉糝羹軾甘之而喜爲賦詩其能養志  
類如此又嘗歎過夫婦孝亦見於詩也後知鄆城令以法令罷起爲中山倅  
從其帥陳公游天寧寺題名寺壁作登城口號詩時宜和五年九月七日也  
是年十二月乙未卒於鎮陽道中年五十二邁迨爲詩文字皆有法過於  
畫亦續一燈及卒晁說之誌其墓銘符蘇符傳云蘇軾孫邁長子符之兄也  
過有傳此乃補史所畧故不備云符元豐戊午八月十二日生於彭城軾  
命之曰楚老年二十四而軾卒符字仲虎幼能詩軾呼爲作詩孫從邁至惠  
已弱冠軾顯而喜聘王適女爲之婦建炎初由宣教郎補國子監遷司農丞  
出知蜀州紹興中召爲司封員外郎試秘書少監擢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  
兼資善堂翊善拜給事中八年秦檜主和議王倫偕金使至詔曰金國遣使  
入覲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符與尹焞薛徽言及御史方廷  
實力言不可九年八月充金國賀正旦使十二月見兀朮於東京兀朮方謀  
復取河南止之明年三月符知其渝盟急歸報兀朮分四道入寇矣尋試禮  
部侍郎拜禮部尚書兼侍讀罷知遼寧府復敷文閣待制知饒州乞奉祠提  
舉台州崇道觀加敷文閣直學士起知邛州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卒符與范  
冲尹焞汪應辰同朝皆能有以自立然持論不主和議亦可謂用不適時矣  
思陵雅敬軾恒稱子瞻而不名於符則厚遇之云論曰軾嘗稱修諸子發奕  
葉辯如孔門弟子各得一體若軾子邁迨過亦庶幾似之然修子於熙豐間

未嘗干權利以進取而賦子於崇觀以後亦沈頓以終並能保其前烈此當日名臣子弟所難而獨盛於歐蘇也符當汪黃檜後先黜亂之際乃能保身立朝不為姦兒所污榮名為實其家法顧不偉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上元仁和王文誥見大器箕箒筆簪圖符乃過之乃邁迨子不可辨過後生六子籍節笈筆簪道尙有幾子無考所知者公存日六孫後為十二孫符之外惟籍與符同朝紹興中官右承事郎遷太常主簿二十五年四月為荆湖南路提點刑獄餘無考會孫覲字叔子官泉南船司見施註覲乃過之孫也居潁昌陷金符奉使挈以歸官太府寺丞為迨之後見周省齋集乾道丁亥游山錄會孫嶠字季真乾道九年孝宗既製敕贊崇贈太師特賜嶠出身擢為臺諫元孫植官宣教郎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元孫朴陸放翁周平園皆與嶠朴游故於其跋語屢見之以是知嶠之字朴之名其邁迨符事後皆不詳茲採樂城三集將川集及史家諸說合本集為皆承衾而哭寢出徹帷斂阼成禮明年壬午崇寧改元閏六月二十日立傳

問六月甲寅朔墓誌是日癸酉乃二十日也

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峨嵋山

樂城集崇寧元年五月一日祭文云先壘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傍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愜地雖知郟山曰峨嵋天實命之豈人也哉弟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吉孟秋歸於其阡願川有蘇肇自兄先此乃子由迎柩之文其兩公營兆郟城之議畧見於此

以同安郡君王氏附

樂城集崇寧元年四月二十三日祭同安郡君文云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沒於昆陵諸孤護喪行於淮汴

望之拊膺自歎之亡旅殯西圻九年於今兄沒有命葬我嵩山土厚水深適  
往告遷及迫初婦靈輶是升道出潁川家寓於茲迎哭傷心塋兆東南精舍  
在焉有佛有僧往寓其堂以須兄至歸於邱林此乃子由告遷之交同安君  
柩在京城道院邁等既赴嵩陽督治復歸毘陵奉喪以來子由先遷同安君  
柩於精舍以待其至月日情事委曲備具使無此文即竊不可知矣此精舍  
後賜名旌賢廣惠寺史以爲過所葬究非是禮之重者莫大乎喪胡可紊也  
子由爲墓誌銘遵治命也仕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  
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墓誌云公自元祐以來未嘗勳上輕  
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有易傳九卷書傳十三卷論語說五  
卷不載卷數今據本集補戴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  
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見前論謂出於後人雜湊信非誣也公未及葬  
黨禍復起與司馬光等皆追削官爵子孫不許官京師五月丁巳諫官彭汝  
霖發之也庚申逐韓忠彥乃會布主其事閏六月壬戌逐布即累貶至司戶  
參軍自庚申至壬戌僅六十五日可想見布忙迫力行之也使布以是力諍  
而去幾爲後截完人而明清以其母爲布女孫故苦爲掩蓋亦足以欺後世  
矣乃明知蔡京自豐祐間爲京尹時已與內璫交固至是其力必不可敵而

欲以此固位而拒京適足為驅除難耳且布雷此與京為之後之禁毀勒碑  
即京志慮之所不至正固布已佔去京無以勝之故其狎客葉夢得強浚明  
為搜剔至是耳

九月詔籍元祐姦黨待制以上公首惡而宰執以文彥博為

凡此皆布之罪

首惡御書深刻立端禮門

張綱華陽集紹興間劄子云臣等看詳黨籍人姓名見於碑刻者有二本一本計九十八人

史家皆載九十八人此初刻也或云一二年癸未四月詔毀東坡文集傳說

百二十人者恐誤當以張綱劄為正

奏議墨蹟書版碑銘崖誌

王明清揮塵錄云九江碑工李仲宰黃太史題其居曰珠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

守呼仲宰使劉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寒因開蘇內翰詞翰遂至飽暖今日

以姦人為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饒以酒而從

其及黃庭堅程頤等所著書凡學者誦習傳說稱毘陵先生而不名

放翁題跋蘇氏易傳云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

故謂之毘陵先生云紹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陸游議九月詔宗室不得與

姦黨子孫及有服親為婚姻內有已定未過禮者並改正三年甲申六月重

籍姦黨仍以公為待制以上首惡而宰執以司馬光為首惡御書勒碑置文

元祐黨

德殿門東壁蔡京復自書詔放天下州軍刊石永為萬世臣子之戒

元祐黨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其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殞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殛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悌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文臣會任宰臣執政官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蘇轍王存鄭雍傅堯俞趙鼎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勛趙君錫馬默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趙彥若趙高王欽臣孫升李固王汾韓川顧臨賈易吳希純曾肇王昶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夬朱敏叟祖洽朱師服餘官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衡鈞衮公適洪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耆甫王察趙岫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微高漸鮮于綽張夙呂諒卿王賈朱絃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鄒忠臣种師極韓治都脫秦希甫錢景祥周緯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莫俛許堯輔楊鼎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修遂純熙高遵恪黃才曹監侯顧道周遵道林唐葛紆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浦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瓊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元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湯敏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

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磨義問余卡李格非陳璵任伯雨張庭堅馬消孫諤  
陳邠朱光裔蘇嘉驥夫王同吳希積吳倚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李義直吳處  
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昞葛茂宗  
劉謂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冠充張恕陳并洪芻周鐸肅剏趙鉞滕友江洵  
方适許端卿李昭玘向紉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  
梁士能武臣張巽李備王獻可胡田馬諗王履超希夷任濟郭子旂錢盛趙  
希德王長民李永王庭臣吉師旌李思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  
李琬劉延瑩姚雄李基內臣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倬譚展寶鉞趙  
約黃卿從馮說會齋蘇舜民楊俾梁弼陳恂張茂則張琳張彥臣李俱閣守  
勳王紱李穩蔡克明王化基王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章惇右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爲之微廟過悟乃詔蘇人出籍高宗中  
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爲詘於一時而信於萬  
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乃諱之曾大父  
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正奉大夫諱幸託名節後徵以家藏碑本  
鏡諸王融之真仙巖以爲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霽沈暉謹識

禮門者宰執文彥博等二十四人待制以上蘇軾等三十五人餘官泰觀等  
四十八人內臣張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獻可等四人通計一百十九人至三  
年重籍姦黨蔡京以元符末徽宗初政臣僚及上書人竄入之又以其所惡  
者及元祐大臣子弟一網打進故有三百九人之多此碑宰執二十七人待  
制以上四十九人餘官一百七十七人武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八人不忠  
宰臣二人通計三百八十八人缺數一人又慶元戊午梁燾曾孫律爲廣西鈐

重刻於龍隱巖者較沈本先十三年誦嘗親往觀之即王昶所謂饒本者也亦三百八人闕一人其為臣不忠曾任宰臣有章悖無王珪內臣別有王化臣一人亦沈本所闕若沈本增入王化臣饒本增入王珪則皆足三百九人之數矣據金石粹編考其姓名小異者凡十八人但如沈本原摺莫俠並未磨泐而粹編所載沈本偽作莫俠是其所考亦不足盡信也故不備載

**擊黨籍碑碎之**事文類集云所立元祐姦黨碑一旦為雷所**五年丙戌正月彗長竟天太白晝見雷**

**黨禁石刻**魏了翁鶴山題跋云崇寧定元祐為姦黨元符上書人為邪等以

以姦魁邪上為最榮然則謂隨夷涵謂距躋廉千數百年間用事之臣蓋一轍也續通鑑綱目云詔求直言因星變也半夜毀碑畏蔡京也倪元璐云常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是時徽宗驚懼下詔引咎復官**還徙罷方田歲貢科歛市易香鹽碧茶等事二月罷蔡京大旱即雨三月彗滅詔星變已消直言無用罷者皆如故謀復京明年二**政和改元方內醺道**月京再相三月蔡攸進自是京與其子爭權而宋亡矣

**士朝天還言奎宿方奏事即本朝蘇軾也**張端義貴耳錄云徽考寶錄官設

答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遠上召贈龍圖閣待制**圖閣待制**復及以下建炎**靖康元年丙午金人圍京師檄取東坡文集及司馬光**紹興中追贈各事合

資治通鑑

東都事畧云金人移文開封府如蘇軾文集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索取

翰林侍讀學士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澀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

家焚黃舍人

漸而怨之建炎二年戊申詔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紹興元年辛

亥特贈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

九年庚申詔賜汝州邾城縣墳寺為旌賢廣

惠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興九年九月詔汝州邾城縣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為名乾道六年庚寅賜諡文忠

治述統類云知眉

州何者仲請於朝勅曰王佐之才可大用君子之道闇而彰揭為儒者之宗

用錫帝師之寵遂崇贈太師九年癸巳御製敘贊并集畧曰跨唐越漢自我

師模敬想高風掩卷三歎可為一代文章之宗詔有司重刊東坡文集端平

二年乙未詔從祀孔子廟庭位列張載程顥程頤上

宋史理宗端平二年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

復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頤程頤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是皆兩宋徽姦綱黨報功崇德

之朝章也公在告日蜀人咸望公歸

米元章挽詩自註云梓路使者薛道祖書來云鄉人父老咸望公歸也



老翁泉竭樂城集東坐老翁井齋僧疏云伏以先君子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麓流於西南旱暵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

於耆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失其常性厥咎在人今者歸依佛乘救拔衆苦伏願泉流廣發草木華滋居人蒙賜塋域增固彭山復青方

以為異而訃至張端義貴耳集云蜀有彭公既薨浙西淮南京東河北之民老山東坡生則童死則青

相與哭於市其士君子奔弔於家秦隴楚粵之間車塵馬跡所至無賢愚皆

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陳師道方官京師聞公訃

亦卒何遠春渚紀聞云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昇世可時為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憲甚樓問是行何之曰嘗往杏

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已逝矣聞陳無已公所薦也既坐越境見公出為學官紹聖初言者復論得非科第罷歸至是召為秘書省正字在官年餘耳無已貧甚方胡寒無衣勢不可出其妻

與趙挺之妻兄弟也因假得挺之衣使著之無已寧凍其軀以出不屑也以

是構疾遂不起使是時無已改節以事張耒在穎舉哀制服坐貶黃州安置

東都事畧云張耒以直龍圖閣知穎州又徙汝州復坐元祐黨落職初耒在

穎聞蘇軾之訃以師弟子禮舉喪言者以為言遂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五

年得自便居陳州黃庭堅懸像室中奉之終身邵博聞見後錄云趙肯堂親尋主管崇福宮卒

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敘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尋與李昭玘廖正一等皆坐廢黜以卒子由泣曰我初從公願以有知撫我**

**則兄誨我則師**樂城集祭文云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徹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於亡

兄端明尚書子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逮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嶺涉海前後七莽瘴氣所蒸颶風所吹自僭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未出嶺終止毘陵有田數頃遊將歸休築室鑿井鳴呼天之難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名冠多士義勳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秘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幸敬固爾於行涉岡望之涕泗雨零尚饗又題東坡遺墨卷後云少年喜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精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展卷得遺草流涕經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為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數驚興廢自有時詩書付西京詞隱以上詩文二篇即子由挽詞也雖有月日案例已較故載於此

**米黻曰道如韓子文比歐公八周禦魅能旋六合著名猶窄**

此條摘米元章挽詞語然

已該其所欲言矣禦魅句謂遠自海外歸也元章相從旬日之久據此錢世  
句則嶺外詩文盡見之矣以其用昌化軍謝表公必不獨出此文也

雄曰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聞也何蓮春清紀

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兩堂語次偶誦人祭東坡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

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聞也之句冰華曰此老夫所為者因請

降鄒陽事冰華曰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開文軸甚多偶取內一軸

展視云在宋為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為鄒陽蓋如黃帝時為火

師周朝為柱下史只一老婢李薦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

也謂錢濟明號冰華居士李薦曰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

還千古英靈之氣薦布衣也文出天下誦之皇宋治述統期李薦文曰德蔭

為累惟才能之蓋世致忌嫉之深仇久踰陷於禁林不遇故去遂飄零於瑋

海卒老於行方幸賜環忽聞亡鑑識與不識固不齟齬聞所未聞吾將安做

皇天后土知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係斯文之興廢與

吾道之盛衰茲乃公議之共憂非獨門人之私託德洪石門跋李身弔東坡

文云皇天后土一聯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呂本中紫薇詩話所載同至若

張端義貴耳集云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皇天后土云云

舊門載筆瞻斗彌高盛傳者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龍光宣裕陵聖德

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曉曉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

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李之儀始溪題跋云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

中既以玉盤盃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誌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傅君仲訓偶出花園相示而東坡

小楷二詩在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黃庭堅山谷題跋云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沙市舟中晚日入聽松花迂視愛此

金屑銑澤因爲邦直作草頗覺去古人不遠然舉世傾風防川莫遏朱弁風

念東坡先生下世故今老僕作此無顧忌語耳月堂詩

話云崇寧大觀間東坡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客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

人或謂之不類費衮梁溪漫志云宣和間申禁東坡文字甚嚴有士人竊攜坡集出城爲門者所獲執送有司見集後有一詩云文星落處天地泣此老

已亡吾道窮才力漫超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清氣海內則何曾識古風平日萬篇誰護惜六丁收拾上瑤宮京尹義其人陰縱之則

景行嚮往家有眉山宋孝宗贈太師勅云人傳元祐之學家燈葉相承烟林

如織又未易悉數也公所爲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不知窮已但行於所當行止

於不可不止集自評文語雖嬉笑危苦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

芒雄視百代錄本傳語子由自謂瞠乎弗及在黃杜門深居承先志述易

傳千載微言迎刃而解復作論語說發明孔子之秘最後海南作書傳推明  
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  
知我矣其言也公在黃嘗以論語說五卷錄寄文潞公後自雷州渡合浦自云所撰  
易書論語世未有本又與李端叔書云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  
益於後人耳目也合此數說觀之其易論語說雖成於黃實定於儋充以焉  
十六七年學識必有所損益矣魏了翁曰蘇子進德先後有敘此之謂也馬  
呼公文章為百世師而忠義尤為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宜  
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瘳胡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壟  
而致也以上諸語傳曰蘇軾自為童子時讀石介慶歷聖德詩蓋已有頡頏  
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  
上第擢詞科聲名赫然動於四方八字必移此二句下與本案方合以  
敘事乃總斷語故為排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論挺挺  
宕而出未可謂其誤也

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其器識之闊  
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偉政事之精明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  
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  
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論語此條摘錄宋史本傳王稱曰受之於天超  
出乎萬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業足以消沮金石形  
之於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軾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  
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爲之愠邁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論語此條錄東都事畧總  
論德洪曰東坡公騎鯨上天去矣其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  
氣與天地相終始耳平生文章流落世閒者所在神物護持多見山人野士  
之室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瓊儋水石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也論語此條摘錄  
德洪石門題跋德洪正當網密之時意謂山野非勢利場故皆好義實而藏之所見爲獨多也言婉而意深矣事畧出乾道後今列於前者史例耳附綴

以德洪始陸游曰毘陵先生與李陶帖是時時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禍福易

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武子當求善工堅

石刻之並傳天下歸老山陰武子方自於是因為作施註敘在嘉泰二年此

跋當亦同時作也據放翁他跋云某生於宣和未又云紹興辛巳年三十七無誤

七為考其說乃生於宣和七年乙巳至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年三十七無誤

至嘉泰二年壬戌作施註敘年已七十八矣跋周必大曰仇仙行如冰雪足

以下照百世望如九鼎足以坐銷羣姦學士大夫得其片文隻字輒藏去以

為榮蓋非特取其華藻也黃門銘其兄曰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知此言為實

錄必大益公題跋朱熹曰東坡老人英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

石友庶幾似之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百世之下尙可想見也楊深父示以

公與其先世手書益知公始終不替而又足以見人心公論所在之不可以

刑禍屈也因識之使世之簡賢附勢者知所愧云朱子梅巷題跋云東坡此

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

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歎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關其  
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  
有說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又跋云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  
故其臨帖物色壯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  
孰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像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  
有會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  
足因記其左方又跋云蘇公翰墨為世寶藏故流俗多偽作者余家有具與  
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尙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  
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五月初日朱熹  
云肅以上四跋附載南渡初汪應辰字聖錫官禮部尙書家於玉山收藏  
宋初及慶歷元祐名臣疏草文彙簡牘無美不備而於范韓文富歐蔡諸韓  
諸呂為多其最富者公手蹟也放翁子充晦菴與其後人汪達字季路者游  
每過玉山必畱汪氏蓋東道主也三公所有題識大率見於汪氏者居其半  
而評公書亦惟見於汪氏者則坦然不疑他則必追其流傳之所自而後敢  
信可見當時名節之重矣汪氏刻成成都西樓帖三十卷多仲虎辨定仲  
虎聖錫同朝相與厚善聖錫嘗為成都帥故刻於蜀中也并記於此 真德  
秀曰東坡先生謫於荒陬絕徼之外是非顛倒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擠  
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閒出以示人所補多矣

**語錄** 此條摘錄真德秀西山題魏了翁曰蘇子言語文章妙天下若蘇子始  
跋餘已載惠州贈卓契順條下



終進德之敘人或未盡知也方嘉祐治平間年盛氣強熙寧以後嬰禍觸患  
靡所回撓元祐再出益趨平實片言隻辭風動四方殆紹聖後則消釋貫融  
沈毅誠慤又非中身以前比矣平生大節在於臨死生利害而不可奪其厚  
於報知已勇於疾非類則歷熙豐祐聖之變如一日而後知世之以文辭知  
蘇子者末也魏了翁鶴山題跋云蘇子翰墨其散落人間者何可勝計而楊氏與三先生為比鄰所蓄尤夥且可信不誣今觀其字體與中  
年已後極不相類乃知前輩於小學猶進進不已況其大者乎開楊氏所儲  
尚多其晚年既貴尤篤於故舊之義此尤當令後生輩見之也敬題其後而  
歸諸楊氏其謹護之謂案魏華父嘗知眉州故得觀楊濟甫家所藏諸手蹟  
且知其為比鄰華父避史彌遠之橫授徒白鶴山下共起知眉州及作是跋  
富在嘉定八年之前距公薨已越一百十餘載楊氏篤於風義而其家如  
故大可喜也本集皆作楊據輒說可證無誤而合註並誤作陽濟甫蓋別有  
所本也唐宋以來几名家單詞片語雜著其中都為一書或名以地或名以  
人曰記曰錄而已自後浙有叢語詩話其有題跋之語亦併入之無專門也  
至公始創為之名言理語動盈卷軸傾動四方遂為專書於是黃庭堅米黻  
李之儀陳師道呂本中之流皆倣為之幾溢其量以出及入南宋步趨尤盛  
已為全集中必不可少之一門矣因錄南北宋諸人題跋之與史斷不背者  
數條使附見於後匪特鳴公之盛亦見流風餘蘊所及其淵源之有自也

王文誥曰蘇文忠公名節之重述作之大跨唐越漢無兼之者前論昭若日  
星不容贊一辭矣然百世之下學者猶或疑之此漆園之舛謬而輪般之發  
機雖以孔墨之賢聖而訾者自若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公表著不獨詩道若因詩而試求其全有非作之難  
而求之之難公固謂可爲知者道也是逆志之說也易曰明兩作大人以繼  
明照於四方又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博觀是編則以其裒益而平  
施之得於離之象成乎謙之義也猶孟子之所謂得也亦君子之終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十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